論　著

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及其《大地之母》(*Mother Earth*)月刊的行動宣傳：以其跨國網絡與性別論述為例 *

許　慧　琦**

摘　要

本文旨在探究由美國無政府主義領袖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出版的《大地之母》月刊(*Mother Earth*, 1906-1917)的行動宣傳。《大地之母》集結高德曼及其同志友人的心力，具代表性地體現自 1870 年代肇始於歐洲的「行動宣傳」(propaganda by the deed)，如何在 20 世紀初葉的美國社會進行。本文申論《大地之母》開展出我稱之爲「三合一」的運作機制；亦即，《大地之母》月刊本身、其出版社（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於 1907 年成立）發行的出版品與宣傳小冊、以及高德曼爲支撐

*　本文幸獲幾位匿名評審的卓見指正與修改建言，游鑑明教授的鼓勵關懷，以及學友黃雪蕾與陳世榮的寶貴回應，非常感激，特此深致謝忱。文責全由作者自負。

**　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該刊財務而進行的年度全美巡迴演說所發展出的共生關係。本文將以彰顯其言行合一風格的跨國網絡與性別論述為例，討論該刊如何進行「行動宣傳」，並藉此思索研究期刊運作可能發展的新方向。基於本文的研究，我建議對於期刊運作的研究，或應超越期刊本身（及其脈絡），以更全面地視各別期刊（例如對《大地之母》的研究不應忽略高德曼的演說與該出版社的宣傳出版品）的運作，進行更廣泛的檢視與綜合考察。

關鍵詞：愛瑪‧高德曼、大地之母、行動宣傳、跨國網絡、性別論述

前　　言

終其一生，美國無政府主義者愛瑪‧高德曼（Emma Goldman, 1869-1940，以下簡稱高德曼）擁有諸如「全美最危險的女性」(the most dangerous woman in America)、「最偉大的在世革命女性」(greatest living woman revolutionary)與「赤色煽動者之后」(queen of the Red Agitators)等引人矚目且褒貶不一的稱謂。[1] 高德曼在無政府主義浪潮與運動襲捲世界各地的 19 與 20 世紀之交，幾與其精神導師蒲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巴枯寧(Mikhail Bakunin, 1814-1876)及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齊名，享有國際性的聲譽。[2] 相對於這些以思想理論備受推崇的男性宗師，高德曼的廣泛知名度與影響力，主要奠基於她範疇廣泛的行動主義(activism)。她的行動主義具體落實於無政府主義者共同擁護的

1 "Paterson Anarchists Rejoice at the Shooting," *New York Time* (September 7, 1901); Emma Goldman, "What I Believe," *New York World* (July 19, 1908), cited from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Vol. One: Made for America, 1890-1901, et al. Candace Falk, p. 339; "'Sovietization' in U.S. Pleases Emma Goldman," *Chicago Daily Tribune* (Feb. 3, 1934), p. 14; Ethel Mannin, "Dedicatory letter to Emma Goldman," in Ethel Mannin, *Women and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E.P. Dutton & Company, Inc., 1939).

2 Margaret S. Marsh, *Anarchist Women 1870-192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4-18.

社會革命，以及無政府共產主義者(anarchist communist)爲反抗政府、資本家、警察與軍隊而採取的破壞活動(sabotage)、總罷工(general strike)、直接行動(direction action)與反黷武主義(anti-militarism)。[3] 此外，她特別強調男性無政府主義者經常忽略的女性與性問題，以及無政府個人主義者(anarchist individualist)較重視的自由言論(free speech)。[4] 高德曼對女性解放與性欲自由的高度重視與推動，有別於其他側重工運的無政府主義者，成爲其言行的重要特色。[5] 她熱切投入不少自由派與社會主義者共同參與的自由言論抗議活動，則擴大與非無政府主義激進份子的合作與交流機會，有助於推廣她的主張。1907 年 8 月，高德曼代表全美無政府主義陣營，赴荷蘭阿姆斯特丹參加國際無政府主義大會(International Anarchist Conference)。[6] 此行充份反映她身爲美國無政府主義領袖的地位。高德

3 Candace Falk, "Forging Her Place: An Introduction,"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One, pp. 1-84.

4 「女性問題」(the Woman Question)是個在歐美（尤其英國與美國）社會自 19 世紀以降經常出現的辭彙。其源起於社會改革浪潮中，對於女性角色、女性化特質、婚姻與性問題、勞動分工、及女性權益等課題的關注及討論。See T. R. Smith, ed., *The Woman Questio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18); Elizabeth K. Helsinger, *Robin Lauterbach Sheets, William Veeder, The Woman Questi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37-1883* (New York: Garland, 1983). 至於「性問題」(the Sex Question)，則同樣普遍見於 19 世紀中後期，自由戀愛者、女性主義者、以及新興的性學家(sexologist)或心理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的論述中。其包括攸關人類性行為、性關係、性欲對象、性欲認同、節制生育、性道德、乃至娼妓種種，從個人到社會層面的課題。See Jeffre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and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85), pp. 61-95.

5 Lori Jo Marso, "A Feminist Search for Love: Emma Goldman on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Love, Sexuality, and the Feminine," in Marso, *Feminist Thinkers and the Demands of Femininity: The Lives and Work of Intellectual Wome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09-129.

6 與高德曼一同從美國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是代表德裔無政府主義團體的同志馬克思・巴欽斯基(Max Baginski, 1864-1943)，亦即日後《大地之母》的編輯之一。她在會上發表演說，一方面介紹美國無政府主義發展概況，二方面表達其冀望成立尊重個人自主的無政府主義組織的理念。See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c1931), Vol. I, pp. 401-406;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ist Conference," *Mother Earth* 2:3 (May 1907), pp. 157-158; Emma Goldman, "The Situation

曼被美國各地警察、乃至聯邦政府視爲極危險人物而跟蹤監控，也透露她引發群眾騷動與反政府行徑的高度煽動能量。[7]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高德曼具有時人、後人與史家咸認的精湛演說技巧、強大的革命號召力與領袖魅力，其推廣的無政府主義哲學與行動主義，之得以產生影響，實爲她與身邊一群同志共同創造的團隊成果。此一集體成就最具代表性者，首推她在 1906 年 3 月於紐約出版與主編的《大地之母》(*Mother Earth*)月刊。該刊在高德曼稱之爲「《大地之母》家庭」(Mother Earth Family)的核心成員群策群力下，一次次化解警方與政府的持續騷擾、以及該刊不時面臨的財務困境等危機，持續出版至 1917 年 8 月，最後被政府禁止而停刊。[8] 在《大地之母》將近 12 年的發刊期間，適值無政府主義擴展爲全球性浪潮的關鍵階段；除了歐洲與北美之外，南美、亞洲、南非、澳洲等地區的無政府運動，皆頗有進展。[9]《大地之母》的主要成員，都是積極參與並推動此一進展的弄潮兒，並聯袂將該刊打造爲提供同志及支持者交流訊息與開展行動的重要樞紐。《大地之母》自喻爲「全美無政府主義印刷品補給站」(the depot for anarchist literature in America)，[10] 與較早由克魯泡特金於倫敦創辦的《自由》(*Freedom*, 1886-1936)月刊齊名。[11]「英文無政府報最要者爲『自由』Freedom（倫敦出版

in America," *Mother Earth* 2:7 (September 1907), pp. 270-274.

7 The Attorney General,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pp. 35-137; Oz Frankel, "Whatever Happened to "Red Emma"? Emma Goldman, from Alien Rebel to American Ic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3:3 (December 1996), pp. 903-942.

8 Peter Glassgold, "Introduction," in Peter Glassgold, ed.,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2001), p. xv-xxxvi. 《大地之母》停刊的經過，詳見本文結語。

9 Jason Adams, *Non-Western Anarchisms: Rethinking the Global Context*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Zabalaza Books). http://zabalazabooks.files.wordpress.com/2011/08/non_western_anarchisms_rethinking_the_global_context_adams.pdf [accessed Oct. 16, 2012]

10 "To Our Subscribers," *Mother Earth* 10:12 (February 1916), pp. 403-404.

11 《自由》月刊於 1886 年由無政府主義領袖克魯泡特金及夏綠蒂・威爾森(Charlotte Wilson, 1854-1944)創辦，可謂最早以無政府共產主義為主要意識型態進行宣傳的刊物。

全年報費英金一先令六辨士）次則『母地』Mother Earth（紐約出版全年美金一圓）」；此一由中國無政府主義期刊《民聲》的主編在 1914 年的評述，說明此二刊物在國際無政府團體間享有的知名度。[12]《大地之母》與《自由》同屬宣揚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的刊物，也都呼應歐洲無政府主義者自 1870 年代以降發展出的「行動宣傳」(propaganda by the deed)主張，即強調「起而行」、非僅「坐而言」的成效。[13] 基本上，無政府共產主義刊物，如英國的《自由》，與美國（早於《大地之母》出刊）的《團結》(*Solidarity*, 1892-1898)、《火把》(*The Firebrand*, 1895-1897)與《自由社會》(*Free Society*, 1897-1904)，都信奉與落實「行動宣傳」的概念；《大地之母》亦然。[14]

那麼，《大地之母》實踐「行動宣傳」的內容、形式與特色究竟爲何？本文將以彰顯其言行合一風格的跨國網絡與性別論述爲例，討論該刊如何進行「行動宣傳」，並藉此思索研究期刊運作可能發展的新方向。[15] 過去學界對《大地之母》的研究，並未眞正討論該刊「行動宣傳」的運作。[16] 本

---

12 〈通信討論欄：答岸父〉，《民聲》雜誌，號 18（1914 年 7 月 11 日），頁 216。

13 Candace Falk, "Forging a Place: An Introduction," in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One: Made for America, 1890-1901, et al. Candace Falk, pp. 14-16. 關於「行動宣傳」的意涵及其在《大地之母》如何被實踐，在後文有詳細闡述。

14 《火把》於奧勒崗州的波特蘭市出刊，《自由社會》於加州舊金山出版，《團結》於紐約出版。見 Jessica Moran, "'Propaganda Work': English-language Anarchist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7," *Master Thesis of History*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15 本文所謂「性別論述」，乃泛指《大地之母》月刊中對女性、兩性與性課題的言論，包括對婦女解放、性欲自由、兩性婚姻與性道德、節制生育、娼妓問題等的討論。至於對「跨國網絡」的定義，將於第二部份集中討論相關課題時，有清楚說明。

16 目前可見關於《大地之母》的專論，主要只有彼得・格雷思高(Peter Glassgold)為自己所編的《大地之母》文選所寫的前言，以及潔西卡・莫阮(Jessica Moran)的碩論其中一章。格雷思高的前言，簡要勾勒了《大地之母》從出版到被迫停刊的經過，概要介紹該刊的編輯群、銷量、撰稿者、討論課題等。莫阮的碩論，則將《大地之母》置於 19、20 世紀之交的美國無政府共產主義（英文）刊物發展史中，評述該刊的內容及其重要性。此二專論皆未處理《大地之母》的跨國網絡，其內容重點，也非本文擬集中討論的該刊之行動宣傳機制。見 Peter Glassgold, ed.,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2001); Jessica Moran, "'Propaganda for the Intelligent Middle Class': Mother Earth, 1906-1917,

文希冀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申論《大地之母》如何在高德曼及其同志的努力下，開展出我稱之爲「三合一」的運作機制。亦即，《大地之母》月刊本身、其出版社（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於 1907 年成立）發行的出版品與宣傳小冊、以及高德曼爲支撐該刊財務而進行的年度全美巡迴演說所發展出的共生關係。這三者 ── 期刊本身、印刷品與巡迴演講 ── 的理念與目標彼此呼應、相互加強，爲《大地之母》實踐「行動宣傳」的關鍵機制與主要特色。透過聚焦討論《大地之母》的跨國網絡與性別論述，本文將說明該刊的運作模式，如何突破「期刊」作爲登載各種文類、圖像、表格的平面媒體此一傳統型態，展現言論與行動互涉、文字與言語相輔相成的行動主義風貌。以往的期刊研究，早期多以刊物宗旨、創刊經過、重要論述課題等爲主軸，進行文本分析結合（編輯、出版與時代）背景脈絡介紹的討論。[17] 近期的新研究趨勢，則將期刊視爲集結文字、圖像、廣告、封面各文類的有機綜合文本，以及承載與反映其時社會、政治、思想等發展的重要文化加工品(cultural artifact)。[18] 不過，

in "'Propaganda Work': English-language Anarchist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7," *Master Thesis of History*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pp. 94-130. 其餘論及《大地之母》者，幾乎都淪為高德曼傳記研究的配角；即只從高德曼的生平與活動的角度出發，來觀察與論述《大地之母》。這些著作並未對《大地之母》的編輯方針、出版運作、刊物內容等，有較深入且具系統性的討論。例見 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c1961), pp. 95-102; Martha Solomon, *Emma Goldman*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7), pp. 92-96; John Chalberg, *Emma Goldman: American Individualis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1), pp. 83-99. 必須強調的是，這些既有研究即便曾指出《大地之母》有心發展其跨國網絡，也未有進一步的討論。

17 例見 Jennifer Scanlon, *Inarticulate Longings: The Ladies' Home Journal, Gender, and the Promises of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 年代臺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周敘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 ── 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96）。

18 此研究趨勢的代表，為目前仍在進行中的「通俗報刊研究的新方法：性別與文化生產」(A New Approach to the Popular Press in China: Gender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1904-1937)跨國集體研究計畫。此計畫由季家珍(Joan Judge)、梅嘉樂(Barbara Mittler)與方秀潔(Grace Fong)教授主持，由約克(York)大學、海德堡大

這些研究取徑，基本上仍未超越以期刊本身來討論其運作機制的方法論框架。我希望藉由討論《大地之母》的「行動宣傳」如何突破期刊的平面媒體限制，拋磚引玉，思考研究期刊運作時可能的新方向。

本文在章節安排上，第一部份介紹高德曼的生平與其從事無政府運動的時代背景，並敘述《大地之母》的創刊、發展、成員組織與相關運作。第二部份說明該刊如何透過專欄報導、專文評述、支援國際間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等方式，建立其跨國網絡並進行行動宣傳。第三部份先綜述《大地之母》的性別言論基調、其出版社印行的相關作品與高德曼有關性別課題的演說，再以節制生育(birth control)課題爲例，分析《大地之母》如何展現言行合一的行動宣傳。最後，我將歸結該刊的結束及其時代意涵，並概論本文可能提供期刊研究的新思維，以爲結語。

一、「危險」人物與言論的誕生：高德曼及其《大地之母》

女性主義政治學者凱蒂・佛格森(Kathy Ferguson)在其新著《愛瑪・高德曼：街頭實踐的政治思想》(*Emma Goldman: Political Thinking in the Streets*)中，用一整章的篇幅，析論爲何高德曼在眾人眼中如此「危險」。佛格森運用論述網絡(discourse networks)的概念，辨識出當時美國當局與主流社會，透過「法律與秩序」、「媒體」以及「科學與醫學」三大管道，將高德曼建構爲威脅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的高度危險份子。[19] 自 19

學、洪堡基金會(Humboldt Foundation)與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等單位贊助。該計畫集中對《女子世界》、《婦女時報》、《婦女雜誌》與《玲瓏》雜誌這四份具代表性的清末民初婦女期刊進行研究，並提出「垂直」（vertical，對期刊做歷時性的閱讀）、「平行」（horizontal，對同一期的文字、圖像、廣告、封面進行綜合閱讀）、「合併」（integrated，結合同一出版社的其他姊妹刊物、或與該刊出版期間的其他報刊對照比較）與「情境」（situated，參照諸如傳記、日記、專書、書信、回憶錄等其他史料，與該期刊交互討論）四種綜合研究及閱讀文本的方法。See the project summary, http://www.yorku.ca/ycar/ Programs_Projects/summary_popular_press.pdf [accessed Oct. 25, 2012]

19 Kathy Ferguson, *Emma Goldman: Political Thinking in the Streets* (Lanham: Rowman

世紀中後期逐漸發展的骨相學(phrenology)、優生學、犯罪學、遺傳學等科學新知，在外國人民大批湧入美國的過程中，常被專家學者挪用來醜化與污蔑像高德曼這樣的移民。[20] 高德曼在這些論述網絡的相交作用下，成爲美國社會中家喻互曉、惡名昭彰的名人。佛格森清楚呈現當權如何動員各種具有權威與正當性的論述資源，來壓制與打擊反對力量；她也分析高德曼等無政府主義者，如何因應與反擊政府加諸的污名。其中，她提及《大地之母》在高德曼反抗當局與強權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未進一步申論其如何運作。此節將把高德曼置於美國無政府主義及報刊在 19 世紀末葉的發展脈絡中，簡介其生平與創辦《大地之母》的經過。[21] 藉此，我將說明《大地之母》的「行動宣傳」，乃展現高德曼的「危險」性之重要例證。

（一）《大地之母》創刊前的高德曼與美國無政府主義的發展

高德曼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威脅，以及後者投射在她身上的恐懼，首先可從她的移民身份與她的性格特質談起。[22] 高德曼出生於俄國立陶宛考夫納市(Kovno)一個沒落的中產階級猶太家庭，與父母關係不佳。[23] 觀念傳統的父親對她的嚴厲管束與斥責打罵，導致她發展出既渴望父（異性）愛、又叛逆反抗的強烈性格。少女時期的她，因全家搬往革命浪潮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11), pp. 23-33.

20 Kathy Ferguson, *Emma Goldman: Political Thinking in the Streets*, pp. 31-33.

21 無政府主義史家保羅・艾夫瑞曲(Paul Avrich, 1931-2006)曾對無政府主義的派別加以細分為個人主義、互主主義、集體主義、共產主義、工團主義與和平主義。本文因限於篇幅，不擬對這些派別一一細述，將在後文只簡要說明並區隔在美國發展較具影響力的無政府個人主義與無政府共產主義的重要主張。見 Paul Avrich, *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6.

22 關於高德曼的個人性格、家庭因素、成長環境、種族與宗教文化影響等因素，如何綜合地促成她成為激進的無政府主義者，見 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pp. 18-27.

23 高德曼上有兩個同母異父的姊姊，下有三個弟弟。她父親性格嚴厲暴躁，母親吝於表達情感，惟有長姊海倫娜(Helena)與她親近。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 6-28.

風起雲湧的聖彼德堡，首次接觸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作品，萌發革命的思想初體驗。[24] 她在俄國革命處於低潮階段的 1885 年，為抗拒父親逼她結婚的要求而遠赴美國，依附已嫁到紐約州羅徹斯特(Rochester)為人婦的二姊。美國雖為民主社會，高德曼在成衣工廠的工作經驗，卻讓她深刻感受資本家對勞工的剝削壓迫與不公不義，不亞於俄皇對人民的專制統治與高壓控制。就在此時，1886 年 5 月 4 日發生於芝加哥的草集廣場爆炸事件(Haymarket Affair)，及相關的審判報導與後續發展，重要地促成高德曼及不少激進青年投身無政府革命志業。[25]

觀諸美國無政府主義的發展歷程，1880 年代可謂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大致屬於某些個別思想家撰書論述的非運動時期，此後則逐漸從坐而言發展為起而行的團體運動階段。造成此轉變的關鍵，為當時不斷增加的歐陸 ── 尤其德國、義大利及猶太人 ── 移民人口，工業資本主義迅速發展造成的種種社會問題與勞資衝突，以及社會主義思潮與工運的崛起。[26] 許多來自專制統治母國的移民，像高德曼一般，原對美國

---

24 當時的高德曼，欽佩像馬克思主義作家薇拉‧薩蘇莉持(Vera Zasulich, 1849-1919)、革命黨人蘇菲亞‧裴若芙絲卡亞(Sophia Perovskaya, 1853-1881)與薇拉‧斐格納(Vera Figner, 1852-1942)、凱薩琳‧貝芮絲卡夫絲卡亞(Catherine Breshkovskaya, 1844-1934)等女英雄的革命思想與英勇表現。她同時深受社會主義者尼可來‧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 1826-1889)所著《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小說的影響，夢想像女主角薇拉‧帕芙樂夫娜(Vera Pavlovna)一般，勇於追求社會革命理想、經濟獨立與個人情愛自由。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p. 26-28;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pp. 3-24.

25 包括高德曼、柏克曼、佛泰蕊‧德‧克萊兒(Voltairine de Cleyre, 1866-1912)、比爾‧海伍(Bill Haywood, 1869-1928)等日後成為美國無政府主義或社會主義重要領袖之人，都是早年受到此一芝加哥草集廣場爆炸事件的衝擊與影響，決心獻身無政府志業。James Green, *Death in the Haymarket: a story of Chicago, the first labor movement, and the Bombing the Divided the Gilded Age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6), pp. 276-299.

26 關於 19 世紀歐洲（尤其愛爾蘭、北歐、德國與東南歐）移民到美國的發展過程，見 Roger Daniels, *Coming to America: A History of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2, 2nd edition), pp. 121-237. 關於 1870 年代益見激烈的勞資衝突，見 Sean Cashman, *America in the Gilded Age: From the Death of Lincoln to the Rise of Theodore Roosevel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的民主與繁榮充滿希望與期許，卻在經歷被剝削的工作與艱困的生活過程中，對美國社會產生諸多不滿與失望。不少歐洲移民在進入美國前，也跟高德曼一樣，已在祖國接受激進思想或革命浪潮的洗禮。例如，於 1882 年赴美的若罕・莫斯特(Johann Most, 1846-1906)，原爲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卻因眼見議會政治的體制內改革路線無效，轉而主張體制外革命的無政府主義。[27] 這些有理念卻深深受挫於現實的移民，到美國之後，傾向以具體行動來表達理念與抗爭，有別於美國本土社會所發展較重個人思想批判的無政府主義思維。約自 1880 年代以降，以本土美國人爲首、強調個體權利與自由的無政府個人主義，與以外國移民爲主、主張共產社會與革命的無政府共產主義，逐漸涇渭分明。在反專制與反壓迫的大前提下，前者宣揚個人自由、思想獨立、以及不受教會與國家主導的婚姻與性自主，但不主張循暴力途徑推翻政府；後者則主要受外國移民擁護與主導，以推展工人運動爲主流，鎖定資本主義及國家政府爲主要攻擊目標。[28]

芝加哥的草集廣場爆炸案，爲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在美國鍍金時代(Gilded Age, 1860s-1890s)所涉及最受矚目的勞資糾紛事件。此原爲一場無政府主義者鼓動工人爭取 8 小時工時(eight-hour workday)、並且抗議警方日前暴力殺害工人的集會活動，卻變調爲不明人士投擲炸彈導致 7 名員警喪生的慘劇。多名無政府主義者因參與或涉及該集會活動，事後被警方迅速逮捕起訴，於隔年 11 月公開處以絞刑。[29] 此案在美國社會及國

Press, 1993, 3rd edition), pp. 100-134.

27 Frederic Trautmann, *The Voice of Terror: A Biography of Johann Mos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0). Also see “The Pittsburgh Proclamation (1883)”, in Robert Graham, ed., *Anarch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05), Vol. One, pp. 189-193.

28 Margaret S. Marsh, *Anarchist Women 1870-192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0-12.

29 8 名被起訴的無政府主義者中，7 名被求處吊刑，1 名求處 15 年有期徒刑。後來，7 名死刑犯中，2 名被改判終生無期徒刑，1 名於獄中自殺，因此執行死刑時，為 4 名。關於此案的詳細發展過程及後續影響，見 James Green, *Death in the Haymarket: a Story of Chicago, the First Labor Movement, and the Bombing that Divided Gilded*

際無政府團體間，掀起激烈的討論與爭議。其一方面啓發與激勵高德曼等人獻身無政府革命志業，另一方面也因涉案者都是外國移民，而引發美國社會排外及反無政府主義的輿論聲浪。[30] 無政府主義者的主要因應之道是創辦報刊，以期宣傳「正確」、而非被主流媒體扭曲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自 1880 年代以降，爲無政府個人主義與共產主義發聲的期刊，陸續出版。[31] 美國人班傑明・塔克的《自由》(*Liberty*, 1881-1908)與摩瑟思・赫曼(Moses Harman, 1830-1910)的《路西法：持光者》(*Lucifer, the Light-bearer,* 1883-1907)，是無政府個人主義最具代表性的期刊。[32] 莫斯特的德文期刊《自由》(*Freiheit*, 1879-1910)，以及俄國移民亞畢・伊薩克(Abe Isaak, 1856-1937)的英文期刊《火把》(*The Firebrand*, 1895-1897)與《自由社會》，則爲無政府共產主義的機關報。這些期刊及相關團體，爲 1889 年前往紐約參加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高德曼，提供了重要的發展空間與聯繫網絡。[33]

Age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6).

30 此案引發無政府主義團體嚴辭抗議芝市警方明顯有瑕疵的栽贓辦案手法、法官對無政府主義者毫不掩飾的偏見厭惡、以及輿論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大肆批判。1887 年 11 月行刑後，國際與全美的無政府主義團體，從此尊崇這幾位身陷司法迫害而從容就義者，為英勇的無政府革命鬥士。此後，無政府團體每年都有相關紀念與追思活動。高德曼在 1931 年出版的自傳中，描繪此事件讓她的靈魂如獲新生，激勵她立志奉獻終生，承續這些烈士改變世界與對抗強權的未竟事業。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p. 7-10.

31 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英文刊物，最早出現於 1830 年代，如《期刊文字》(*The Periodical Letter*, 1854-1858)、《激進評論》(*Radical Review*, 1877-1878)；其他重要的刊物，皆創辦於 1880 年代以後。見 Enresto A. Longa, *Anarchist Periodicals in English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3-1955* (Lanham, UK: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2010).

32 William O. Reichert, *Partisans of Freedom: a Study in American Anarchism* (Bowling Green, O.: Bowling Green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76), pp. 141-170, 261-276, 301-314.

33 在芝加哥爆炸案從案發到審判期間，高德曼的父母前來美國依親，再次要求她結婚生子，致使她匆匆再度出走，跳進一段自己選擇的婚姻以求解脫。不幸地，丈夫與她性格不合且性無能，讓這段婚姻不堪忍受。在 4 名無政府主義者被處極刑之後，高德曼與丈夫兩度分合，最後仍決定擺脫現狀，隻身前赴紐約，加入曼哈頓下東區的猶太人社區生活，從此展開持續終生的無政府主義志業。Alice Wexler, *Emma*

高德曼在創辦《大地之母》之前爲期 17 年間，發展出以演說爲主要宣傳之道的革命事業；她並兩次赴歐學習與交流，奠下日後創刊時的人脈基礎與跨國關係。她剛到紐約，便結識兩位影響她終生的男人，一個是若罕・莫斯特，另一個是猶太俄裔的同鄉亞歷山大・柏克曼。當時的莫斯特已是德裔美國無政府主義社群最具聲望、也最鼓吹暴力的領袖。他引領高德曼遍讀無政府主義經典，並發掘她的演講天份，使她迅速竄爲無政府主義演說新秀。柏克曼則與高德曼年歲相近、理念相投，兩人成爲畢生的親密同志與至要戰友。柏克曼在 1892 年 7 月 23 日槍殺卡內基鋼鐵工廠負責人亨利・福利克(Henry Clay Frick)未遂，被重判 22 年有期徒刑。[34] 高德曼原欲參加此暗殺行動，卻因經費不足未能成行，躲過牢獄之災。此後，她將營救柏克曼（爲他爭取假釋，爲他的暗殺行動辯護）與宣傳無政府主義視爲首要目標，在新英格蘭各大城演說，並投稿無政府刊物，表述自身的立場與思想。[35] 時至 1890 年代初期，她已被媒體冠上「無政府主義之后」(anarchist queen)的稱號。[36]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pp. 29-40. 高德曼在 1890 年代曾發表論文與公開聲明的刊物，包括德文的《自由》（*Freiheit*，於紐約出版）、《戰爭火炬》（*Die Brandfackel*，於紐約出版）與《無政府主義者》（*Der Anarchist*，先於聖路易、後於紐約出版），以及英文的《火把》、《自由社會》、《團結》、《無政府火炬》（*Torch of Anarchy*，於英國倫敦出版）與《紐約世界》（*New York World*，於紐約出版）等。See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One.

34 1892 年 7 月，賓州的賀姆斯戴城(Homestead)發生卡內基鋼鐵工廠(Carnegie Steel Company)勞資糾紛，負責人亨利・福利克(Henry Clay Frick)雇傭的品克頓(Pinkerton)殺害了 9 名罷工工人。柏克曼透過新聞得知後，出於為罷工工人申張正義的信念，決定展開槍殺福利克、為民除害並藉此激發工人起事的暗殺計畫。此舉並未成功，柏克曼只開槍打傷福利克，他自己則當場被眾人打暈後，遭警方逮捕，依殺人未遂罪起訴，被重判 22 年牢刑。警方雖視高德曼為嫌疑共犯加以審訊，卻因她未出現於案發現場，最終只得釋放她。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 61-70.

35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p. 100-114. Emma Goldman, "Submitted," *Der Anarchist* (July 30, 1892), p. 4, cited from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One, pp.116-121.

36 "Anarchy's Den: Emma Goldman, Its Queen, Rules with a Nod the Savage Reds," *New York World* (July 28, 1892), cited from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高德曼的演說語言，最初爲德語及猶太語(Yiddish)；她的英文，自1893 年被判煽動暴動罪首次入獄十個月、勤讀英文文學經典後，始突飛猛進。此後她開始以英文演說，由此擴展在美國的宣傳與影響範圍。[37] 她於 1895 年夏與 1899 年冬兩次赴歐，於學習護士與助產知識之餘，參與各地的無政府主義團體、會議與活動，結交許多無政府同志與激進份子友人。這兩次歐洲之旅擴大了高德曼的人脈、眼界與思想視界，對她回美國之後推廣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活動，裨益良多。[38] 她於 1900 年底返美，隔年受到里昂‧奏茍茲(Leon Czolgosz, 1873-1901)刺殺美國總統威廉‧麥欽萊(William McKinley, 1843-1901)之案的牽連，再度成爲警方與政府的眼中釘。奏茍茲被捕後，自喻爲無政府主義者，宣稱他曾聆聽高德曼演講並深受啓發；高德曼因此被逮捕審訊，後因警方缺乏直接證據而獲釋。此案使全美主流媒體繼芝加哥草集廣場爆炸事件後，再次將批判矛頭指向無政府主義者。即使如此，堅持反抗當權有理的高德曼，仍撰文表示奏茍茲的個人激烈行徑，乃受迫於國家的統治暴力而滋生。[39] 此一大膽言論，使不少無政府主義同志與高德曼保持距離，迫使走投無路的她，化名史密斯(E. G. Smith)，棲身至貧民窟與妓女同住，暫時低調行事。1903 年 3 月 3 日，美國國會通過對無政府主義者展現高度敵意的「移民法」(*Immigration Act*)，並首次使用於逮捕赴美演說的英國無政府主義者約翰‧透納(John Turner, 1865-1934)，將他驅逐出境。[40] 高德曼爲營救透納，於

American Years, Vol. One, pp. 111-115.

37 Hippolyte Havel, “Biographic Sketch,” in Emma Goldma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9, c1917), pp. 22-25.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 155.

38 高德曼在兩度赴歐期間，大量閱讀具革命新思想的歐洲無政府或非無政府主義作家（如尼采、易卜生、斯特林堡等）的哲學、文藝等著作。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pp. 62-67.

39 Emma Goldman, “The Tragedy at Buffalo,” *Free Society* (October 6, 1901), cited from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One: Made for America, 1890-1901, et al. Candace Falk, pp. 471-478.

40 該移民法明令無政府主義者、癲癇症患者、乞丐與走私妓女者，為四大不得被接受的移民申請類別。關於透納被捕及驅逐、以及高德曼為營救他而奔走之事，見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p. 346-358.

該年底與「自由言論聯盟」(Free Speech League)密切合作，一方面抗議移民法高度虔制言論自由，一方面散播無政府主義反抗強權的精神。[41] 經過此事，高德曼更加意識到對美國大眾傳播無政府主義、並向其介紹歐洲革命發展的必要性。[42] 一份屬於自己的期刊，遂成爲她最希望擁有的宣傳工具；這個願望，在 1906 年春天終於實現。[43] 不少無政府主義同志與文藝界自由派友人，共襄盛舉地催生了高德曼稱之爲「小孩」的《大地之母》。

（二）《大地之母》的無政府主義及其運作特色

《大地之母》的誕生，對高德曼個人與美國無政府主義的發展，皆至關重要。首先，該刊關鍵地提供高德曼穩定且不受限制的書寫論述空間：

> 我準備多年的計畫，終於即將開花結果！那些頂多瞬間即逝的口述語言(spoken word)，不再是我唯一的表達媒介，講臺也不再是我能覺得自在的唯一表達場所。我即將擁有的，是具有更持續影響效果的印刷成文的思想(printed thought)，以及提供理想主義者各式文藝創作的平臺。[44]

---

41 John Chalberg, *Emma Goldman: American Individualist*, pp. 85-87.

42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 358.

43 1905 年夏，還用著化名的高德曼，義務擔任俄國名舞臺劇演員帕否・奧倫納夫(Pavel Orleneff)在紐約等城演出的經紀人，以協助他用戲劇傳播新思想。當奧倫納夫得知「史密斯小姐」實為著名的高德曼時，向她表示願為其效勞，以報答她曾提供的協助。高德曼說明自己最想要的，是辦一份能結合自我理念與發揚文藝創作的刊物。奧倫納夫為實現她的願望，舉辦了一場募款義演。此次演出原預期能有豐碩的贊助成果，卻因某些意外，最後只募集足夠辦一期刊物的 250 美元。1906 年 3 月 1 日，《大地之母》在紐約發刊，封首標示出版者為高德曼，每份售價十美分。該刊的早期主編，為她與德裔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巴欽斯基。自 1907 年 3 月至 1915 年 4 月，由已出獄的柏克曼接任主編之職；此後至停刊，由高德曼兼任出版者與主編之職。Candace Falk, *Love, Anarchy, and Emma Goldma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49-50;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an Auto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Vol. I, pp. 372-379.

44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p. 377-378.

高德曼多年參與公開活動與發表演說的豐富經驗，使她深諳以口語傳播理念的箇中利弊。她在自己的處女作《無政府主義與其他論文》(*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1911)序言中，說明之所以將 12 篇演講稿改寫成書，在於文字比口語更能貼切與完整地傳達思想。[45]《大地之母》在高德曼從依賴口語宣傳到重視文字出版的（她自稱為）「發現之旅」過程中，提供她與同志友人以書寫文字表達意見、針砭時事、縷述理念與辯論立場的論述空間。它也是高德曼許多重要講稿出版為單行本或論文集之前，初次發表成文字作品的重要園地。

其次，在高德曼與多位同志友人的群策群力下，《大地之母》成為 20 世紀初葉宣傳廣義無政府主義火力最強的喉舌。[46] 此應歸功於該刊集結來自各國的無政府主義精英，在高德曼與柏克曼的領軍下，展現強大的行動力與宣傳效率。《大地之母》的核心成員，除了高德曼、柏克曼與首期主編之一的馬克思‧巴欽斯基之外，主要包括捷克裔無政府主義者希波利特‧哈否(Hippolyte Havel, 1871-1950)、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哈利‧凱利(Harry Kelly, 1871-1953)、生於英國後赴美發展的自由言論者李奧納多‧阿巴特(Leonard Abbott, 1878-1953)、德日混血的自由派文學評論家兼詩人貞吉‧哈特曼(Sadakichi Hartmann, 1867-1944)、遊民醫生兼高德曼演說經紀人班‧瑞特曼(Ben Reitman, 1879-1943)、《大地之母》秘書艾倫諾‧費滋傑羅(M. Eleanor Fitzgerald)與高德曼的外甥女史黛拉‧巴蘭婷(Stella Ballantine)等人。這些來自俄、德、日、英、美、捷克等國的無政府主義者與激進份子，在反抗強權與維護自由人權的共識下，於《大

---

45 高德曼指出，一般口語演說娛樂性高，講者與聽者的互動直接而活潑，但言論很難深入；甚且，聽眾的反應乃至言語挑釁，都可能岔開原題，妨礙講者完整表述其見解與思想。相對地，書寫文字則能吸引那些真正對主題有興趣與理解企圖的人。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透過前者深入闡述理念與後者反覆體會思索，能產生更深刻的思想交流。她以過來人的身份，承認口頭宣傳(oral propaganda)的成效，至多是「把人們從昏睡中搖醒，卻未留下持續的影響」。她期望自己的文字作品，在維持深入淺出且理性情感兼具的演說風格之餘，能更清楚完善地闡釋她的想法、立場與信念。Emma Goldman, “Preface,”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pp. 47-51.

46 Paul Avrich, *Anarchist Portrai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203; 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pp. 98-101.

地之母》中密切交流，異中求同，彼此合作互助。這個宛如小型聯合國的《大地之母》核心成員組合，常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所謂的「大地之母家庭」聚會，邀集撰稿者、支持者、同志友人聯絡感情，討論各種活動進行狀況。[47] 他們也各自積極向外開展與經營人脈，發展多方面的關懷與活動，直接間接地開展《大地之母》的跨國聯繫。[48] 該刊的編輯言論，評議美國與國際間隨時而移的政治與經濟情勢，展現明確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立場。然而，此刊實兼採個人與共產無政府主義兩大派別的精髓，在個性自主與情欲解放方面，尤其深具個人主義色彩。[49]《大地之母》的創刊宗旨，可以發刊辭結尾自期「爲所有自由的個人而開放的園地(The Earth free for the free individual!)」之宣示爲代表。[50] 這番聲明，既彰顯廣義的無政府精神，又不將預設讀者侷限於無政府主義者，說明高德曼與主編群突破以往教條式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並擴大宣傳對象的用心。[51]

---

47 “Advertisement: Semi-Annual Reunion of the Mother Earth Family,” *Mother Earth* 2:7 (September 1907); “Advertisement: ‘Mother Earth’ Family Will be Celebrated by a Concert and Ball,” *Mother Earth* 4:2 (April 1909).

48 舉例而言，李奧納多・阿巴特對自由言論與教育的主題較感興趣。當「佛瑞爾中心」（Ferrer Center，即現代學校 Modern School）於 1911 年由高德曼、柏克曼、他與哈利・凱利共同創辦後，阿巴特與凱利就投注較多心思，在經營「佛瑞爾中心」與教育孩童及社會大眾之上。貞吉・哈特曼則較多的重心是在文學與藝術上；他也是「佛瑞爾中心」的重要成員，常在那裡演說授課。柏克曼則比高德曼有更高的興趣、以及花更多的心思，在從事工人運動上。

49 高德曼清楚意識個人自由與社會發展之間，可能存在的折衝緊張關係；但她深信，在理想的無政府狀態中，此二者能相輔相成，而非互相對立而耗損彼此。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 402. Also see Bonnie D. Haaland, *Emma Goldman: Sexuality and the Impurity of the State*, pp. 1-24.

50 “Mother Earth,” *Mother Earth* 1:1 (March 1906), pp. 1-4.

51 此一用心，也顯露在柏克曼在 1905 年給高德曼的信函中。柏克曼表示，若要在任何國家，對該國人民進行無政府主義宣傳，勢必得將對象鎖定各國說母語者(native speakers)。進而，若想在美國成功地宣傳無政府革命，當努力爭取美國智識中產階級－而非僅工人階級－的認同與支持。爭取支持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重要者，是走較高等期刊的路線(the higher class periodicals-route)。」“Alexander Berkman to Emma Goldman, March 12, 1905,” in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Vol. Two: Making Speech Free, 1902-1909, et al. Candace Falk, p. 153. 即便柏克曼仍將最大心力投注

事實證明，《大地之母》的讀者來源，確實比過去的無政府報刊更爲多元；除無政府主義者之外，還包括社會主義者、工人團體、社會改革者、自由戀愛論者、自由派人士與女性主義者等。[52]

《大地之母》既代表高德曼從言語宣傳到文字宣傳的里程碑，更展現她與同志友人同步結合口語、文字、出版與行動，進行行動宣傳，以推展無政府主義。「行動宣傳」是 19 世紀後半葉，在歐洲無政府團體中發展起來的概念。其較早期的主要詮釋者，包括巴枯寧與保羅・布魯斯(Paul Brousse, 1844-1912)，強調行動、而非文字，才是散播無政府主義思想最普及、最有力、最具感染性的宣傳之道。[53] 在 1870 與 1880 年代，「行動宣傳」具有濃厚的以暴制暴 ── 即針對統治者採取暗殺等行徑，來解決統治者加諸人民的種種專權與高壓暴力 ── 風格。簡言之，早期的「行動宣傳」較偏重透過個人暗殺行動，破壞既有體制，以便爲實踐無政府的建設發展，打下基礎。1890 年代以降，以克魯泡特金爲首的某些無政府主義者，開始反省以暴制暴的「行動宣傳」之有效性，賦予其較具建設性的意涵。克魯泡特金強調透過各種管道，散播正確（而非被主流社會與媒體扭曲）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來教育大眾，以待時機成熟時，從事社會革命的根本改變。克氏的見解，深深影響高德曼及柏克曼等後輩，將《大地之母》打造爲從事建設性「行動宣傳」的利器。[54] 該刊在核心成員從事各項工運或抗爭行動之際，提供他們爲自身行爲正名、傳

於工人階級，甚至日後由紐約出走、至舊金山另行創辦《爆擊》(*The Blast*, 1916-1917)半月刊，以求激勵與發動工人階級革命，但他確實體認到智識階層的支持，對推動無政府革命的重要性。關於柏克曼創辦《爆擊》的經過及其內容，見 Barry Pateman, "Introduction," in Alexander Berkman, ed., *The Blast* (Oakland, C.A.: AK Press, 2005), pp. 1-7.

52 Peter Glassgold, ed.,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 xvi.

53 Robert Graham, ed., *Anarch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London: Black Rose Books, 2005), Vol. One: From Anarchy to Anarchism *(300 CE to 1939)*, pp. 150-170.

54 Candace Falk, "Forging a Place: An Introduction," in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One: Made for America, 1890-1901, et al. Candace Falk, pp. 14-16.

達訊息的論述空間。相對地，讀者在見證《大地之母》作者群的種種行徑與理念之餘，訂閱或捐款以支持它們的生存與運作，本身亦形同表述自身政治立場的「行動」。[55]「從生活中的行動來詮釋理論，不是比以理論來解釋生活更睿智嗎？」── 高德曼在創刊號中的這個提議，表明該刊的行動主義信念。[56]

《大地之母》做爲一份有心吸引較廣泛讀者群瞭解與接受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展現兼具承襲傳統與創新發展的特色。首先，就刊物的形式與編排而言，它是一份每期約 64 頁、32 開大小、有繪圖封面的月刊，比以往《火把》與《自由社會》這類每週或雙週出版一次、每份不超過 15 頁的前輩報刊，更像本小書或宣傳印刷品。[57] 其次，在文類與欄目方面，《大地之母》效法前輩報刊之處，在於每期卷首刊載詩歌的模式，並同樣關注與報導地區性、全國性、乃至國際間的無政府活動。《大地之母》有別於前輩報刊的特色，是擁有更多的篇幅與彈性，刊載各種文類作品與廣告宣傳，有時重登或翻譯已逝名家（如惠特曼與尼采）的韻文或散文作品。更重要的是，《大地之母》每期主題多元、深入闡述無政府思想的長篇專題論文，反映出該刊希望藉此與自由派人士與智識階層溝通的用心。

《大地之母》的另一個內容特徵，在於報導高德曼的年度巡迴演說與相關活動。[58] 雖然高德曼早在 1890 年代起，即以演說起家並廣受無政府社群歡迎，但她眞正擴大演講的地區範圍、增加演說講題與巡迴次數，則與《大地之母》的運作息息相關。高德曼曾在該刊多次強調，她每年

55 Peter Glassgold, ed.,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 xvii.

56 "A Proposition," *Mother Earth* 1:1 (March 1906), p. 26.

57 關於像《火把》與《自由社會》等於《大地之母》出刊之前的美國無政府共產主義報刊的討論，見 Jessica Moran, "'Propaganda Work': English-language Anarchist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7," pp. 28-130.

58 事實上，《大地之母》也刊登包括柏克曼、佛塔蕊・德・克萊兒(Voltairine de Cleyre, 1866-1912)與露西・帕森思（Lucy Parsons, 1853-1942，其為芝加哥草集廣場爆炸案志士之一亞伯特・帕森思(Albert Parsons, 1848-1887)之妻）等的演講廣告。但只有高德曼進行年度的全國性巡迴演說，因此《大地之母》經常性地報導她的演說情形與相關活動。

從事全美巡迴演說，旨在宣傳《大地之母》並爲該刊爭取經費，以支援其運作。[59] 在演說支援刊物、刊物宣傳演說的行銷模式下，《大地之母》持續刊登高德曼在巡迴演說過程中所寫的旅行報導。這類報導愈到後期，在《大地之母》所佔篇幅愈多，文類包括高德曼在各地演講活動的報導文學、她的經紀人兼情人班‧瑞特曼的行程整理，與各處聽眾對演講概況與當地反應的投稿評述。[60]

高德曼的演說題目多元而豐富，遠超出以往無政府主義者集中談論的政治經濟範疇，舉凡「現代戲劇中的革命精神」(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in the Modern Drama)、「眞性格的建造」(The Building of True Character)、「危機：其原因與解決之道」(The Crisis: Its Cause and Remedy)、「基督教的失敗」(The Failure of Christianity)、「藝術與革命」(Art and Revolution)，以及本文第三部份將討論的眾多情欲自由與女性解放等課題。[61] 高德曼在頻繁而密集的巡迴演說途中，經常被警方騷擾甚或逮捕；總部在紐約的《大地之母》及核心成員，則爲最重要的後援部隊。其向讀者提供高德曼在各處活動與演講的一手報導，向同志與支持者籌募款項，以爲高德曼等人付保釋金，並鼓動支持者批判政府妨害言論自由。[62]

整體而言，《大地之母》宣揚以高德曼爲首的核心成員反強權與反壓迫的思想哲學，以及關注議題多元、尊重言論自由的基本立場。其言

---

59 例見 Emma Goldman, "Lecture Tour," *Mother Earth* 1:11 (January 1907), p. 18; "'Mother Earth' Sustaining Fund," *Mother Earth* 2:1 (March 1907), p. 37.

60 例見 E. G. and M. B., "A Sentimental Journey—Police Protection," *Mother Earth* 1:2 (April 1906), pp. 43-45; Emma Goldman, "Anent My Lecture Tour," *Mother Earth* 1:12 (February 1907), p. 31; Emma Goldman, "On the Road," *Mother Earth* 2:2 (April 1907), pp. 65-71; Ben Reitman, "The Fight for Free Speech," *Mother Earth* 3:2 (April 1908), pp. 72-75; Margaret C. Anderson, "Emma Goldman in Chicago," *Mother Earth* 9:10 (December 1914), pp. 320-324; David Leigh, "Emma Goldman in San Francisco," *Mother Earth* 10:8 (October 1915), pp. 276-281.

61 Emma Goldman, "Anent My Lecture Tour," *Mother Earth* 2:10 (December 1907), pp. 473-474; "Lectures by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6:8 (October 1911), p. 225; "Lectures by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6:9 (November 1911), p. 257.

62 例見 Ben Reitman, "The Fight for Free Speech," *Mother Earth* 3:2 (April 1908), pp. 72-75. "The Movement for Free Speech," *Mother Earth* 4:4 (June 1909), pp. 103-107.

論特色，可與彼此維持合作關係的《自由》月刊相較得知。當《大地之母》創刊號現身時，由克魯泡特金及其同志在倫敦創辦的《自由》，已發刊 20 年，且享有國際聲譽。此二刊物宣揚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念宗旨，經常互為共鳴，在出版品上亦互通有無。它們最大的差異，源於雙方領導人對女性與性課題不同的態度與熱度，以及對自由言論的重視程度有別。《自由》專注於從工人運動的角度，闡釋與發揚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對女性與性課題基本置之毋論，也不重視向敵人（即政府）爭取言論自由。《大地之母》則自始至終，都關注並討論女性解放與性欲自由的相關課題；並將這類議論，納入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的概念範疇中，申言人人都有表述各種思想與意見的言論自由。此一論述策略，再度反映《大地之母》企圖向中產階層知識份子喊話，訴求追尋與保障個人自由的美國精神。

除上述從編排、文類到內容種種承先啓後的風格之外，《大地之母》還積極成立各類基金，並善用廣告篇幅宣傳思想與推展運動。該刊成立的基金，諸如：維持自身運作、支持與宣傳其他刊物或其他出版品的基金(Sustaining, Weekly Paper Fund, Publication fund)、協助某些活動或受政府迫害者的救援基金(Defense Fund)、以及召開無政府主義大的會議基金(Conference Fund)等。[63]《大地之母》的廣告，則包括該刊的各種慶祝與聚會活動、大地之母出版社發行或代售的出版品廣告、與其理念相近的各國激進刊物介紹、「大地之母圖書館」(Mother Earth Library)館藏與推薦的書目、高德曼等人的演講地點與題目預告、以及重要無政府主義運動或先烈的週年紀念活動通知。《大地之母》也刊出其在美國各地、加

63 《大地之母》成立的支持與宣傳基金，包括 Mother Earth Sustaining Fund, Mother Earth Propaganda Fund, Weekly Paper Fund, Voltairine de Cleyre Publication Fund；救援基金包括 Free Speech Defense Fund, Spanish Fund, Kotoku Defence Committee Fund, Gussie Winn Fund, Paterson Strike Fund, San Diego Free Speech Fund, Unemployed' Fund, Unemployed & Anti-Militarist League Fund, Tannenbaum Fund, Colorado War Fund, Caplan-Schmidt Defense Fund, Margaret Sanger Fund；會議基金則有 Amsterdam Conference Fund.

拿大（多倫多）與英國（倫敦）的銷售據點與負責人及地址。[64] 這些豐富而多元的基金項目與廣告內容，重點揭示了《大地之母》的發展空間、聯繫對象、活動重點與宣傳課題。

《大地之母》的刊物銷售量，從創刊號時的三千多份，發展到 1915 年時近一萬份。[65] 根據學者針對美國無政府主義刊物銷量的綜合統計，此數字在眾無政府主義報刊中，已屬相當暢銷。[66] 然則，這些數字對於理解刊物的傳播廣度與影響程度，意義相當有限。欲較準確地評估《大地之母》的影響力，應集結高德曼在每年幾百場巡迴演說向眾多聽眾宣揚該刊理念、該刊出版社的眾多出版品的銷量，乃至美國與他國媒體對高德曼與該刊的報導所造成的宣傳、討論與回應等發展，加以綜論。[67] 平情而論，《大地之母》並未完全達到高德曼期望將無政府主義宣傳結合文藝自由創作的原意；其不曾刊載如未來主義、想像主義、象徵主義等文藝新形式的作品。[68] 高德曼對此表達遺憾，坦承《大地之母》有其缺陷，沒能成功吸引視「爲藝術而藝術」的文藝創作者，加入該刊的作者群。[69] 她自身則以宣揚眾多歐洲戲劇家的作品，及其中蘊涵的社會批判

64 “Agents for ‘Mother Earth’,” *Mother Earth* 1:5 (July 1906).

65 Peter Glassgold, ed.,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 xvii.

66 “Anarchist Newspaper Circulation,” http://katesharpleylibrary.pbworks.com/w/page/13175715/Anarchist%20newspaper%20circulation [accessed Oct. 29, 2012]

67 高德曼充滿活力、深入淺出且善於打動人心的演說內容及其影響，可由聽眾當時的記述與日後的憶述得到明證。通常，當高德曼在演講時，她的經紀人瑞特曼就在走道販售《大地之母》與其出版社發行的宣傳小冊等作品。Paul Avrich, *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 pp. 48-53, 201. 中國《民聲》雜誌主編亦撰文表示：「[高德曼]女士一生之革命運動，勇往無倫，以是入獄數次。現在紐約發刊母地雜誌，Mother Earth 為美洲無政府黨之唯一機關報奔走運動[，]無時或息。」〈高曼女士〉，《民聲》雜誌，號 21（1914 年 8 月 2 日），頁 241。關於《大地之母》整體的影響力，及其與同時期其他刊物的互動，將於日後另撰文申論。

68 此刊發行到第一年 10 月，即因重提奏苟茲刺殺總統之事，引發原支持與投稿該刊的某些自由派文藝家的反彈，並撤銷其訂閱。不過，日後仍有些新的自由派支持者加入讀者群。基本上，《大地之母》並未達到高德曼原先期望以此刊引領前衛藝術的目標。Richard Drinnon, “Introduction,” *Mother Earth*, microfiche edition (New York: Greenwood Reprint Corporation, 1968).

69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Tenth Anniversary,” *Mother Earth* 10:1 (March 1915),

與革命思維，來傳達她對於文藝與現實緊密互涉、且無政府主義含括人生各面向的信念。[70]

高德曼雖身爲被美國本土白人社會貶爲次等人種的移民、低男人一等的女性、以及受反閃族主義影響被歧視的猶太人，卻得以受惠於無政府主義擁護自由與平等的精神，憑自身能力與際遇，崛起爲美國無政府主義的重要領袖。她對無政府主義做爲生活哲學、可在人生各方面展現其精神的廣義詮釋，爲《大地之母》定下重要的刊物基調，使其有別於主在推動工運的其他無政府主義刊物。當《大地之母》於 1915 年 3 月出版十週年紀念專號時，柏克曼清楚地闡明該刊不是任何黨派的傳聲筒或機關報，而是響應與發揚追求自由反抗強權的運動潮流。他強調《大地之母》的無政府宣傳目標，旨在喚醒人們的自我覺醒意識，而非灌輸任何一種僵化固定的意識型態。對他與《大地之母》核心成員而言，「無政府精神」(Anarchic spirit)在於打破舊習與追求人類自由解放，創造平等和諧的人類組織與社會價值。[71] 正因《大地之母》的內容、其發行刊物與高德曼的演說「不視無政府主義爲教條學說，而是一種解放的理想」，使該刊得以比過去的無政府刊物接觸更多元的群眾。[72] 此一秉持開放心態來詮釋無政府思想的特色，使高德曼及其刊物得以從豐富的面向 ── 如自由戀愛、戲劇創作、情欲自主、自由言論、節制生育、教育改革、婦女解放、工團主義等 ── 闡述與推廣無政府主義。甚且，《大地之母》成員不只將無政府理念說給人聽，還做給人看。這種結合言語、文字與行動，視野開闊且具活力的宣傳之道，說明高德曼與該刊在美國當局與主流社會眼中，所具有的「危險」性。

---

pp. 402-404;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 395.

70 高德曼的演說中，經常介紹歐洲像易卜生等現實主義的戲劇家之著作。她的《現代戲劇的革命意涵》(*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Drama*)為集結其演說的代表作。Emma Goldman,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Drama* (Boston: Richard G. Badger, 1914).

71 Alexander Berkman, "Anniversary Musings," *Mother Earth* 10:1 (March 1915), pp. 404-407.

72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 395.

二、《大地之母》的跨國網絡

《大地之母》自始至終，明確表達其反國家、反教會與反資本主義三大強權的立場。這種堅持國家的統治權力源於暴力壓制而須予剷除的信念，揭示著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與社會（或共產）主義者最大的差異。對前者而言，只進行階級鬥爭以達成無產階級專政，或實施社會主義國家統治，都未能釜底抽薪地解決權力壓迫與階級爭鬥的根本問題。惟有廢除國家統治的權力型態，方能保障每個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包括《大地之母》在內的美國無政府共產主義報刊，無例外地視國家爲壓榨與箝制人民的罪魁禍首，強調四海之內皆兄弟姊妹的國際合作。本身來自世界各地移民家庭的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多積極地關注甚至參與母國的相關活動。相較於其他同質性較高的前輩刊物，《大地之母》核心成員來自多國，更易於透過同鄉同種同文化的種種紐帶，與母國同志友人發展出多方面的合作關係，由此建立起跨國網絡。[73]

在此，跨國網絡指的是置身各國的無政府行動主義者彼此流暢與開放的互動關係。其具有「自願組成、互惠交流與平行溝通」的特質，在某些共同的目標與理想驅使下，進行多種型態的合作與支援活動。[74] 在影像傳輸闕如、電報與電話仍多用於緊急聯絡的 20 世紀初葉，知識與思想的跨國跨洋交流，仍高度仰賴郵遞途徑傳送（從私人書信到各類出版品的）文字著述。期刊在當時，實爲提供各國有志之士互通有無、彼此聲援、串連活動 ── 亦即建立起網絡聯繫關係 ── 的主要訊息平臺。英國史家露西‧德賴普(Lucy Delap)在其《女性主義先鋒：20 世紀初的跨大西洋互動》(*The Feminist Avant-garde: Transatlantic Encounters of the Early*

73 如《火把》與《自由社會》的編輯群，為亞畢‧伊薩克一家人。摩瑟思‧赫曼的《路西法：持光者》(*Lucifer, the Light-bearer*, 1883-1907)的編輯群與核心成員，包括其女兒與女婿。

74 Margaret E.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8.

Twentieth Century)書中指出，大西洋兩岸的前衛女性主義者(avant-garde feminist)，多善用期刊溝通意見與闡述觀點。[75] 期刊具有專書所缺乏的互動性，允許眾多作者跨越地理疆域與文化的界限，在同一份刊物中表述、交流與辯論。期刊所反映的集體合作成果，及其透過跨國聯繫而獲致的延伸性，常能發揮不容小覷的思想影響力。[76]

（一）《大地之母》對國際相關活動的報導與關注

像《大地之母》這般強調行動宣傳的激進刊物，特別體現期刊對於有志之士或行動主義者建立跨國網絡的重要性。雖然較早出版的《火把》與《自由社會》也關注國際無政府主義的活動，但《大地之母》在發展跨國網絡的地區幅員、參與程度、聲援力道與聯繫強度上，都更青出於藍。這一因該刊每期頁數較多的篇幅優勢，容許刊登更多屬於國際活動的報導與評論；二與高德曼異常活躍與積極主動的行動力，以及核心成員散布各國的人脈管道密切相關；三來，則因日本、中國、紐西蘭與南非等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主要在 20 世紀後才有較顯著的發展，使《大地之母》得以展開比前輩報刊更廣闊的聯繫網絡。《大地之母》經常登載對本國與他國無政府或激進期刊的廣告；從內容可知，那些外國刊物也在該國代售《大地之母》。[77] 同樣地，該刊的廣告不乏對他國無政府主義者或激進思想家的專書之出版宣傳。[78] 由此可見《大地之母》積極

75 Lucy Delap, *The Feminist Avant-garde: Transatlantic Encounters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4.

76 期刊多半是集體合作的成果，但也有例外存在。例如夏綠蒂‧柏金斯‧紀爾(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就獨自一人創辦其《先驅者》(*The Forerunner*, 1919-1916)月刊，刊物中的所有文類內容，都由她一人撰寫。見許慧琦，〈超越服飾改革的改革論述──紀爾曼的〈女性的服飾〉及其批判意涵〉，《歐美研究》，卷 38 期 2（2008 年 6 月），頁 307-361。

77 例見“Advertisement: Freedom [London]: A General of Anarchist Communism Monthly,” *Mother Earth* 1:9 (November 1906); “Advertisement: The Emancipator,” *Mother Earth* 1:10 (December 1906); “Advertisement: La Pace: Militant Anti-Militarist Organ, Genoa, Italy,” *Mother Earth* 3:6 (August 1908).

78 例見“Advertisement: The Masters of Life by Maxim Gorey,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by M. Zaslaw,” *Mother Earth* 1:12 (February 1907), p. 61; “Advertisement: Pages of

地將自身置於其跨國網絡中，與他國的個人、團體及期刊維持聯繫，進行交流。

《大地之母》除了時常刊載相關專論之外，最能展現其跨國關懷的主要專欄，當屬每期都出現的「觀察與評論」(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以及自卷一期八開始經常出現的「國際短訊」(International Notes)欄目。「觀察與評論」是《大地之母》最重要的編輯言論；其由數則篇幅不長的社評組成，言辭風格短小精悍，課題嚴肅，偶以諷刺語氣行之。它的內容以美國政治、社會與勞工事務爲主，但亦不時評述國際間展現革命精神的人事、出版品與相關活動。創刊號中的該欄，主編即簡述 1905 年俄國革命後的工人、農民與學生起事，以及俄國當局的血腥鎮壓。[79] 1907 年 5 月，該欄介紹美國出現的「日本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 of Japanese)，及該黨公布批判當局、捍衛勞工權利的聲明。[80] 同年 8 月，「觀察與評論」提及某新無政府主義刊物在日本東京創辦。[81] 1908 年 4 月，主編在該欄批評美國政府，應墨西哥獨裁領袖迪亞茲(Porfirio Díaz, 1830-1915)的要求，逮捕與監禁四名該國革命志士。[82] 1909 年 10 月份的「觀察與評論」，出現主編對英國政府壓制與拘禁婦女投票權論者(the Suffragettes)的批判。該文引述婦女投票權論者領袖潘克赫斯特夫人(Emmeline Pankhurst, 1858-1928)的聲明，譴責英國當局對女權的漠視與壓迫，逼使女性不得不循暴力途徑，以爭取權利。[83] 雖然《大地之母》核心成員，咸認此種向箝制女性的政府爭取權利之舉，無異於與虎謀皮，但他們不吝於支持與讚揚像婦女投票權論者這般，勇敢反抗當權、強勢爭取（女性）人權與民權的精神。

相較於半數內容仍在評析國內情勢的「觀察與評論」，「國際短訊」專欄則完全集中於國際事務，爲讀者摘錄世界各地的激進政治、團體與

Socialist History, by W. Tcherkesoff," *Mother Earth* 3:2 (April 1908).

79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1:1 (March 1906), pp. 7-8.

80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2:3 (May 1907), pp. 119-120.

81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2:6 (August 1907), p. 239.

82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3:2 (April 1908), p. 65.

83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4:8 (October 1909), p. 226.

刊物概況，以及當地政府法律的壓迫。[84]「國際短訊」由針對不同國家的簡短通訊式報導組成，每次報導的國家或地區不盡相同；其雖以歐洲各國爲主，但亦兼及亞洲、非洲、澳洲與中南美洲多國的相關發展。[85] 這些內容，多點到爲止；雖不盡然有追蹤報導，但足以供讀者一窺美國之外的世界各地激進思想與政治發展。「國際短訊」專欄含括世界各地的國家與地區，不僅讓人對《大地之母》廣袤的跨國訊息網絡印象深刻，也充份反應無政府主義的行動政治，在20世紀初期是個活躍的全球現象。

「觀察與評論」宛如《大地之母》照看美國與國際社會中，爭取自由權利等革命活動的前哨站；「國際通訊」則勾勒出該刊所掌握無政府主義者的跨國活動版圖。《大地之母》以這兩大專欄爲基礎，展開相關的號召與支援活動，發展跨國「行動宣傳」的革命事業。其行動主義的基本模式，是在「觀察與評論」先重點提及某事件，繼而刊登評析該事件的專題論文與後續報導，其中包括他國同志呼籲支持的公開信，或提供相關發展的一手資訊。接著成立救援與支持基金，呼籲讀者共襄盛舉，其後並刊載基金的所得與支出。若此事件發生於他國，則於「國際通訊」介紹背景與相關發展。當事涉法律訴訟案件，尤其當被告是高德曼或柏克曼時，該刊會詳細轉載法庭審判紀錄。與此同時，大地之母出版社經常印製與代售宣傳小冊，或譯介相關作品。高德曼也同步在年度全國巡迴演說中，針對當時《大地之母》關注與投入的運動，進行宣傳與號召群眾支持。

---

84 「國際短訊」專欄首次出現於 1906 年 10 月（卷 1 期 8），最後一次出現則是 1917 年 8 月（卷 12 期 6）。其雖未每期固定出現，但已屬「觀察與評論」之外最常出現的欄目。

85 「國際短訊」專欄曾報導的國家或地區，包括歐洲的俄國、法國、德國、英國、比利時、荷蘭、波蘭、義大利、瑞典、瑞士、波西米亞、葡萄牙、西班牙、羅馬尼亞、丹麥、匈牙利、奧地利、塞爾維亞、土耳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科西嘉(Corsica)；中南美洲的玻利維亞、烏拉圭、阿根廷、巴西、秘魯、墨西哥、智利、古巴；亞洲的中國、日本、英屬印度、波斯；非洲的南非殖民地(Transvaal)；澳洲的澳大利亞。

（二）《大地之母》跨國網絡的行動宣傳：以幸德秋水案為例

上述《大地之母》的行動宣傳模式，在其跨國運動事業上具代表性的實證之一，是對幸德秋水(Shusui Denjiro Kotoku, 1871-1911)與其他無政府主義同志遭日本政府逮捕與行刑之事，進行的報導、抗議、聲援與悼念活動。幸德秋水是日本近代無政府主義運動最重要的發起者，也是少數當時赴美參與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活動、再返回日本發展相關運動的日本人。在赴美之前，身爲記者的幸德秋水高度關注日本政治局勢，並對西方政治發展史多有涉獵，曾因反對日俄戰爭(1904-1905)等激進言論，被捕入獄。[86] 他在獄中開始接觸克魯泡特金的作品，日後曾致信友人，自稱入獄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出獄後成了無政府主義者。[87] 出獄後，幸德秋水遠赴美國舊金山，結識許多日裔與當地的無政府與社會主義革命份子，思想與立場益趨向無政府主義。[88] 隨後，幸德秋水應日本

86 幸德秋水早年接受傳統儒家教育，原嚮往到中國發展，但因故未得成行，反而前往東京從事記者工作，並拜中江兆民(Nakae Chōmin, 1847-1901)這位留法政治激進份子為師。此後他學習英文，廣泛閱讀西洋政治思想作品，接受社會主義的洗禮，並加入社會主義研究會(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ism)，幸德秋水以記者身份報導與評論時局，對政治現狀益發不滿，思想轉趨激進。20 世紀初時，他撰文反對在日本已漸成主流的帝國主義與主戰思想。當日本於 1904 年發動日俄戰爭之後，幸德秋水離開他原任職、且立場由反戰變為主戰的《萬朝報》(Yorozu chōhō)。他與幾位同志另行創辦《平民新聞》週刊(*Heimin Shinbun*)，批判軍事主義與愛國主義，並鼓動勞動階級爭取自身權益。1905 年初，《平民新聞》的激進言論觸犯日本法律，使幸德秋水被判五個月徒刑。F. G. Notehelfer, *Kotoku Shusui: Portrait of a Japanese Radical*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20-37; "Kotoku Shusui: Founder of Modern Anarchism in Japan," *Libero International*, No. 1 (September 1974), pp. 22-27.

87 Victor Garcia, *Three Japanese Anarchists: Kotoku, Osugi and Yamaga* (Sacramento: Kate Sharpley Library, 2000), p. 1.

88 幸德秋水雖加入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卻認同精神與無政府主義更接近的「直接行動」與「總罷工」行動方針。他在當地協助幾位日裔青年革命同志，於 1906 年 6 月成立奧克蘭「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 of Oakland)，並起草該黨宣言。F. G. Notehelfer, *Kotoku Shusui: Portrait of a Japanese Radical*, pp. 109-132.

同志之邀，返回東京，加入剛成立的日本社會黨(Japan Socialist Party)。但他堅持的總罷工與暴力革命主張，卻和黨內傾向議會政治改革路線的多數同志截然對立，雙方終致決裂。[89] 此後他繼續從事無政府主義的文字宣傳志業，將克魯泡特金的名著《麵包掠取》(*The Conquest of Bread*)翻譯成日文出版。1910 年 5 月，日本警方查獲一樁暗製炸藥刺殺天皇的準備活動，幸德秋水、其妻師岡千代子（Sugako Kanno, 1881-1911，在《大地之母》中被拼爲Sugano Kano）與其他 24 名無政府及社會主義者，被認定涉案而遭捕。此即知名的「幸德大逆事件」(Taigyaku Jiken, or High Treason Case)。[90] 該案採取不對外開放的秘密法庭審判(in camera)，同年 11 月 10 日，這 26 名嫌犯以觸犯日本刑法第七十三條陰謀暗殺天皇的罪名起訴，全數被求處死刑。12 月 10 日展開的審判，全程不到三週，即迅速宣判包括幸德秋水在內的 24 名嫌犯死罪，另 2 名分別被處 8 與 10 年有期徒刑。此事迅速引發日本國內與國際社會強烈的抗議聲浪，質疑此一秘密審判違反公開公正原則。[91] 日本政府迫於國際輿論施壓，將 24 名死刑犯中的 12 名，改判終生無期徒刑。[92] 最終，包括幸德秋水在內的 10 名死囚，於 1911 年 1 月 24 日被送上絞刑臺行刑；翌日，其妻同樣被處以絞刑。[93]

《大地之母》雖然只是譴責此事件暴露出日本政治與司法迫害的眾多外國刊物之一，但該刊從早期關注與報導日本情勢，到追蹤事件發生經過與發動各種聲援活動，綜合地展現其型態多元且充滿活力的行動宣傳。《大地之母》創刊號已出現一則方塊文字，諷指日本企圖以軍事力

89 John Crump, *The Origins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p. 239-265.

90 有鑑於「幸德大逆事件」明顯地為官方用辭，本文以下將稱此事件稱為「幸德秋水案」。

91 F. G. Notehelfer, *Kotoku Shusui: Portrait of a Japanese Radical*, pp. 184-200.

92 Stefan Anarkowic, “Taigyaku Jiken: ‘High Treason Case’,” in Stefan Anarkowic, *Against the God Emperor: The Anarchist Treason Trials in Japan* (Sacramento: Kate Sharpley Library, 2009), pp. 5-6.

93 “Kotoku Shusui: Founder of Modern Anarchism in Japan,” *Libero International*, No. 1, (September 1974), p. 27.

量崛起成爲國際強權，卻枉顧國內人民饑荒問題。[94] 隔年(1907) 5 月號的「觀察與評論」專欄，介紹並欣迎奧克蘭「社會革命黨」的成立，以其爲實踐無政府主義革命精神的友黨。[95] 同年 8 月號的「觀察與評論」，首次出現幸德秋水之名，指他「來信告知日本智識界產生了相當大的覺醒」。[96] 1908 年前半年，《大地之母》的「國際通訊」數度介紹日本新出現的激進團體與刊物。該欄 5 月號，曾刊載某位日本無政府同志的來函，說明當時日本無政府主義者處境艱難，多得棲身於社會主義團體中，秘密從事革命行動。[97] 上述這些評述與外國同志投書，說明《大地之母》並非只是在某事件發生後，予以短期性地報導，而是長期觀察與關注國際激進政治的發展，持續經營與外國同志友人之間的交流。

幸德秋水等人於 1910 年 11 月 10 日被判死刑當天，日本新聞界快傳電報至紐約與英國等處，消息迅速在國際激進團體中傳播開來。[98] 高德曼及多位《大地之母》重要成員，隨即展開一連串救援行動。首先，以高德曼爲首共 5 位《大地之母》核心成員，於 1910 年 11 月 12 日在《紐約通話》(*New York Call*)刊登致日本駐美大使公開抗議信，以及聯袂號召全球有志之士聲援的呼籲信。[99] 同年 12 月，當審判案仍在日本進行時，

94 "Japan," *Mother Earth* 1:1 (March 1906), p. 19.

95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2:3 (May 1907), pp. 119-120.

96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2:6 (August 1907), p. 239.

97 該信指出，「日本現有三份直接行動主義報刊(direct actionist papers)」，即《日本平民新聞》(*Nippon Heimin Shimbun*)、《熊本評論》(*Kumanoto Hyoron*)與《新思潮》(*Shinshicho*)。"International Notes," *Mother Earth* 3:3 (May 1908), pp. 165-173. 幸德秋水曾為《日本平民新聞》編輯之一；其所譯的《麵包掠取》日文版，曾刊載於該報與《熊本評論》。John Crump, *The Origins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3), p. 225.

98 Hippolyte Havel, "The Kotoku Case," *Mother Earth* 5:10 (December 1910), pp. 315- 321.

99 除高德曼之外，致日本駐美大使公開抗議信的其餘署名者，包括希波利特‧哈否、柏克曼、班‧瑞特曼與貞吉‧哈特曼。另一封向全球友人的呼籲信，署名者順序為哈欽斯‧哈普古德(Hutchins Hapgood, 1869-1944)、李奧納多‧阿巴特、高德曼、希波利特‧哈否、貞吉‧哈特曼、柏克曼與班‧瑞特曼。"Japanese Radicals Condemned to Die," *New York Call* (Nov. 12, 1910),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et al. Candace Falk* (Alexandria, Va.: Chadwyck-Healey Inc., 1990), reel 4.

高德曼透過私人書信管道，為援救幸德秋水等人汲取更多支持。[100] 與此同時，《大地之母》首度刊出由希波利特・哈否在該案審判前撰寫的專文〈幸德秋水案〉(The Kotoku Case)，向讀者解釋案發原委。[101] 當此案交付日本最高法院，等待法官最後裁決之前，哈否再度於《大地之母》撰文，援引某位日本報刊主編接受英國《每日新聞》(*Daily News*)專訪所言，說明此案「既不符日本憲法規定，也史無前例」。哈否批判日本政府，不僅極盡污蔑幸德秋水等人之能事，且在對歐美各界的官方聲明中，公然謊稱此案未涉及政治迫害。文末，哈否強調此案結果，關乎吾人從事社會與經濟解放的志業能否落實；他大聲疾呼各界援救幸德秋水等人，勿令日本官方的罪行得逞。[102] 同期的《大地之母》，還刊出英國詩人法蘭西斯・亞當斯(Francis Adams, 1862-1893)在 19 世紀末所寫的詩〈致日本〉(To Japan)。詩中將傳統日本社會描摩為簡單而美好，對照後來日本政府想加入像英國那般工業強國之林、以至枉顧人民生活的狂熱野心。[103] 不難想見，《大地之母》選擇登載此一舊詩作，旨在警醒讀者看穿日本政府的政治野心，及其所帶來的負面發展。

「幸德秋水案」所激起的國際抗議與同情聲浪，不亞於當年的芝加哥草集廣場爆炸案；其結局竟也類似前者，主要被告皆以死刑收場。[104] 1911 年 2 月份的《大地之母》，以幸德秋水在內 4 位被處決的日本無政

100 包括知名社會運動者與和平主義份子莉莉安・沃德(Lillian Wald, 1867-1940)，便是她的主要聯絡對象。沃德回信表示已積極與各界聯繫，並說明《礦工》雜誌主編諾曼・哈普古德(Norman Hapgood, 1868-1937)也在自己刊物中，表達對日本政府秘密審判舉措的不滿。Lillian Wald to Emma Goldman, Dec. 5, 1910; Emma Goldman to Lillian Wald, Dec. 15, 1910; Lillian Wald to Emma Goldman, Dec. 16, 1910. 值得一提的是，當高德曼與沃德聯繫時，還不忘寄給她一份《大地之母》。

101 該文表示：「如今一切有賴文明世界中熱愛自由的人們，來決定日本統治者是否能成功地遂其所欲，消滅幸德秋水及其友人傳播的現代[無政府]觀念。」Hippolyte Havel, "The Kotoku Case," *Mother Earth* 5:10 (December 1910), pp. 315-321.

102 Hippolyte Havel, "Justice in Japan," *Mother Earth* 5:11 (January 1911), pp. 354-358.

103 Francis Adams, "To Japan," *Mother Earth* 5:11 (January 1911), p. 342.

104 國際輿論的高聲批判，雖促使 24 名死刑犯中的 12 名免於死罪，卻未能拯救幸德秋水與其妻遭絞刑的命運。

圖一：《大地之母》卷 5 期 12（1911 年 2 月）封面（幸德秋水案其中四位志士；幸德秋水為最左者）

府主義者之照片爲封面，並刊載數篇悼念日本志士的文章。該刊以已逝英國社會主義詩人威廉·莫瑞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的詩作〈死亡之歌〉(The Death Song)，爲此一追悼日本革命志士的專號揭開序幕。[105] 主編柏克曼在「觀察與評論」中，指出日本官方「謀殺」12 名革命者的冷血舉措，反將喚醒人民發動革命，而自食惡果。他宣稱這些志士死前高呼的革命訊息，感動了全球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將促進無政府革命志業在國際間的復興。[106] 希波利特·哈否的〈無政府萬歲〉(Long Live

105 William Morris, "The Death Song," *Mother Earth* 5:12 (February 1911), p. 369.

106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5:12 (February 1911), pp. 370-373. 根據學者指出，當這些日本革命者在法庭被宣判死罪之後，交相呼喊「無政府主義者萬歲！(Long Live Anarchists!)」、「無政府萬歲！(Long Live Anarchy!)」等口號。高德曼日後的回憶錄中，也描述幸德秋水及其妻在最後被處決時，對無政府主義革命的最後呼喊。See F. G. Notehelfer, *Kotoku Shusui: Portrait of a Japanese Radical*, p. 199; Emma

Anarchy!)專文，呼應柏克曼對日本政府的嚴辭斥責，強調此一慘案連結了東、西方的革命靈魂。[107] 日本人佐古(F. Sako)，則在幸德秋水等人被處死之前，投書《大地之母》，細說此審判案完全違反法律公平正義精神。他指出日本警方得以擅自拆啓所有郵件信函，嚴密監控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聯繫與活動。[108] 柏克曼再於〈爲幸德秋水示威〉(Kotoku Demonstrations)文中，報告由眾多激進與勞工團體合組的「幸德秋水抗議聯盟」，於 1 月 29 日在紐約韋伯斯特廳舉行共約兩千人出席的大型集會。會中通過譴責日本政府、追思幸德秋水等人的決議，會後發動街頭遊行。該文並說明「幸德秋水抗議聯盟」爲協助被處無期徒刑的日本同志，及撫卹已逝志士的家人，將發起基金籌款相助。[109] 繼 2 月號的紀念專號，《大地之母》從同年 3 月到 10 月，持續報導日本鎮壓激進份子活動的情形、以及該刊籌募基金的後續進展。[110] 高德曼並在巡迴各地的演說中，嘗試藉由敘述幸德秋水案，激勵聽眾對革命的熱情與支持。[111] 同年夏天，《大地之母》透過成員李奧納多・阿巴特與另一無政府主義友人艾伯特・強生(Albert Johnson)的聯繫，刊出強生與幸德秋水在 1906 到 1910 年間的部份通信。這些通信提供讀者瞭解，當年幸德秋水如何在日本警方的嚴密監控下，仍不斷從事革命運動。[112] 1912 年初，哈利・凱利在回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p. 476-477.

107 該文指出，幸德秋水等日本同志，一如芝加哥無政府志士，其精神將長存並啟發後繼者。Hippolyte Havel, “Long Live Anarchy,” *Mother Earth* 5:12 (February 1911), pp. 375-379.

108 F. Sako, “Barbarous Japan,” *Mother Earth* 5:12 (February 1911), pp. 379-382.

109 Berkman, “Kotoku Demonstrations,” *Mother Earth* 5:12 (February 1911), pp. 382-384.

110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6:1 (March 1911), pp. 6-7; Emma Goldman and Bolton Hall, “Are Kotoku Protests Justified?,” *Mother Earth* 6:2 (April 1911), pp. 57-61; A. B., “The Martyrs of Japan,” *Mother Earth* 6:3 (May 1911), pp. 82-84; “Kotoku Defence Committee Fund,” *Mother Earth* 6:3 (May 1911), p. 93; “International Notes,” *Mother Earth* 6:7 (September 1911), pp. 220-224; M. Jarui, “Present Conditions in Japan,” *Mother Earth* 6:8 (October 1911), pp. 249-252.

111 Emma Goldman, “On the Trail,” *Mother Earth* 6:1 (March 1911), pp. 17-22.

112 Hippolyte Havel, “Kotoku’s Correspondence with Albert Johnson,” *Mother Earth* 6:6 (August 1911), pp. 180-185; “Kotoku’s Correspondence with Albert Johnson,” *Mother*

顧過去一年全球激進運動大事的專文中，指出幸德秋水案激發的爭自由聲浪與行動，在各國此起彼落地交相迴盪。[113]《大地之母》最後一次提及幸德秋水，是在 1914 年 1 月份的「觀察與評論」，時值幸德秋水等人逝世三週年。主編柏克曼藉由追思志士壯舉，鼓舞全球無政府激進份子團結一致，追求更密切的國際合作。[114] 上述內容，說明《大地之母》的跨國網絡如何成爲美國與日本同志互通有無、同仇敵愾的交流媒介。刊登幸德秋水生前與美國友人的信函，也屬其跨國網絡的運作模式之一，即動員所有可能的資訊，呈現各方同志的聯繫與合作，以推動超越國界的無政府主義志業。

《大地之母》投注於幸德秋水案的相關言論與運動，具體而微地展現由高德曼與柏克曼率領、多位核心成員呼應的集體戰鬥力。該刊的行動主義模式，運作於像幸德秋水案這樣發生於遙遠東亞的政治與司法迫害事件，主要有兩大特色：一、言語（室內與戶外演說）、文字（刊物中各種文類、私人與公開信函、電報、投書至其他報刊、印製發行宣傳小冊等）與抗議運動（室內會議、戶外遊行、籌募援助基金等）三合一的多元機制；二、將世界各地發生的激進運動及其導致的性命犧牲，置於無政府主義革命的全球脈絡中，視其爲反抗（以國家／政府、資本主義與教會爲代表的）強權壓迫的具體表現。他們透過這樣的概念架構與行動策略，激勵國際激進主義者對革命的熱情，以凝聚共識、促進團結。在《大地之母》的敘述中，幸德秋水與諸位被處決或受刑同志，不斷被形容爲如芝加哥草集廣場案的無政府主義者、或於 1909 年被西班牙政府處決的無政府主義教育家法蘭西斯科・佛瑞爾(Francisco Ferrer, 1859-1909)等爲革命獻身的志士。[115] 這種類比的修辭策略，營造出無政府主

Earth 6:7 (September 1911), pp. 207-209; “Kotoku’s Correspondence with A. Johnson,” *Mother Earth* 6:9 (November 1911), pp. 282-287.

113 Harry Kelly, “A Review of the Year,” *Mother Earth* 6:11 (January 1912), pp. 331- 334.

114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8:11 (January 1914), p. 325.

115 關於法蘭西斯科・佛瑞爾的生平、其發展「現代學校」(Modern School)的志業與思想，及其死後由國際無政府主義等激進份子及自由思想者(Free Thinker)接續發展的「現代學校運動」(Modern School Movement)，以及在各地成立的「佛瑞爾中心」

義四海一家的革命意識；其熱切的支持行動，對於某些孤軍奮戰的各國激進份子或團體，多少提供國際外援與溫情。《大地之母》致力於跨國網絡層面的行動宣傳，既反映無政府主義者廢除國界的基本信念，也凸顯其對國際合作力量的重視與期許。另一同樣有力地應證《大地之母》推展行動宣傳者，爲其針對性別課題的言行。本文最後一部份，將先概述該刊闡揚的性別理念，再討論高德曼等人將理念付諸實行的經過。

三、身心並重與言行合一：《大地之母》的性別行動宣傳

強調反強權反壓迫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上提倡男女平等，鼓吹廢除婚制、自由戀愛、性欲自主。但如蒲魯東、巴枯寧與克魯泡特金等歐洲無政府主義大師，主要著眼於政治與經濟問題，殊少觸及性別關係。在美國頗有影響力的無政府個人主義與相關報刊，則結合 19 世紀自由戀愛與自由思想等理念，對性問題多所著墨。[116] 甚至美國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報刊（如《火把》與《自由社會》等），也不遑多讓地強調性解放與婦女問題的重要性。[117] 如哈利・凱利所觀察，美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顯然

（即現代學校）(Ferrer Center)與創辦的《現代學校》雜誌(*Modern School*)，見 Paul Avrich, *The Modern School Movement: Anarchism and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大地之母》從佛瑞爾被西班牙政府逮捕到處決，不斷有所報導。日後該刊並協助推動與參與紐約在成立的「佛瑞爾中心」，並為《現代學校》雜誌刊登廣告。例見 Emma Goldman, "Francisco Ferrer," *Mother Earth* 4:9 (November 1909, December 1909), pp. 275-277;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5:9 (November 1910), pp. 273-280; "The Magazine Beautiful of the Radical Movement: Advertisement of Modern School," *Mother Earth* 12:5 (July 1917).另外，該刊 1909 年 11 月份（卷 4 號 9）與 1910 年 10 月份（卷 5 期 8）的封面，都是佛瑞爾的畫像。

116 當時鼓吹性欲解放最具代表性的美國本土無政府個人主義報刊，為《路西法：持光者》。該刊與高德曼等人保持良好的聯繫關係，《大地之母》日後還在《路西法：持光者》停刊並改名為《美國優生雜誌》(*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ugenics*)時，為其向讀者說明並預告其出刊.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2:6 (August 1907), pp. 235-239.

117 Jessica Moran, "'Propaganda Work': English-language Anarchist Newspapers in the

比其歐洲同志更重視個人層面的性問題。[118] 他們經常冒著觸犯將各類性課題出版品視爲「猥褻」的康斯塔克法案(*Comstock Law*)之危險，討論自由戀愛、婚姻與性欲等問題。[119] 進入 20 世紀之後，這些無政府主義的情欲解放思想，與新一代女性主義重視個人自主與生育自由等主張合流，使婦女解放運動成爲激進運動的重要支流。《大地之母》在高德曼的推動下，成爲 1910 年代前後從言論到行動都力倡性別平等、婦女解放、情欲自由與生育自主的生力軍。

（一）《大地之母》的性別論述基調

《大地之母》的性別論述，一方面承繼其前輩報刊宣揚性欲革命的熱情，另一方面顯露出高德曼析論性問題與女性問題的風格。即，援用新興的性心理學與性學概念，來闡釋女性與性問題。高德曼在 19 世紀末兩次歐洲之旅中，先後接觸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及英國性學家哈夫洛克・靄理斯(Havelock Ellis, 1859-1939)的學說，深受吸引與啓發。對高德曼而言，無政府主義的政治哲學，主張打破所有壓制自由的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外在制度。性心理學對性意識、性行爲與性別角色的分析，則刺激她思索兩性在制度壓迫下，更深沉的思想箝制與自我束縛。自 1890 年代後期開始，她結合無政府主義哲學與性心理學新知，發展出身心並重的內在革命(internal revolution)理念。[120] 高德曼在《大地之母》創刊號發表的〈婦女解放的悲劇〉(The Tragedy of Woman's

United States, 1895-1917," pp. 28-93.

118 H. Kelly, "Anarchism: A Plea for the Impersonal," *Mother Earth* 2:12 (February 1908), pp. 555-562.

119 康斯塔克法案由聯邦政府於 1873 年通過，其視所有性教育、節制生育、墮胎等相關出版品為「淫蕩」與「猥褻」，郵件寄送一律違法。關於康斯塔克法案出現的歷史背景，該法案的通過與引發的爭議與問題，見 Helen Lefkowitz Horowitz, *Rereading Sex: Battles over Sexual Knowledge and Suppress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2).

120 [Interview] Emma Goldman, "What is There in Anarchy for Woman?" *St. Louis Post-Dispatch Sunday Magazine* (St. Louis) (October 24, 1897), p. 9,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reel 47.

Emancipation)專文，進一步發揮此理念，揭櫫該刊對婦女解放（不同於主流婦女運動）的立場。[121]

高德曼首先說明，對婦女而言，「解放」應允女性可能展現「最眞實的人性」；遠離束縛、壓迫、服從、虛飾、無知與偏見，表現自然純眞的本性。她認爲主張婦女參政與經濟獨立的婦女運動，充其量只觸及「外部解放」，無法打破體制的束縛與壓迫，更未能眞正解放婦女的身心。[122] 甚而有之，當時許多大學畢業、躋身專業階級的職業女性，成爲只重外在成就、內心卻漸乾涸的「外強中乾」女。她們擺脫傳統婚姻與傳統規範箝制之道，並非尋求情欲解放，反而是武裝自己、與男人保持距離，視男人爲可能壓迫與奴役她們的敵人。她慨嘆，這種瀰漫恐懼（深怕被男人佔便宜）與焦慮（若爲人母將損及事業發展）的心態，充斥現代女性的內心。使許多職業女性引以爲傲的「獨立」，演變爲單調乏味且令人窒息的自我壓抑，扼殺了女人愛的本能與爲母的本能。有鑑於此，高德曼深信，女性若想求得眞正解放，首須從思想與意識層面，掙脫制度、傳統、舊習等層層枷鎖，展開內在新生(inner regeneration)。

高德曼在呼籲女人應照看與忠於自我需求之餘，同樣重視打破長久以來，阻止女性展現最眞實人性的道德箝制力量。[123] 她用「清教徒主義」

121 Emma Goldman, "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 *Mother Earth* 1:1 (March 1906), pp. 9-18. 下段文字的資料出處皆為此文。

122 必須說明的是，《大地之母》的作者群，除了對婚姻與性道德等關乎兩性的重要課題多所討論之外，有幾位觸及婦女投票權的發展。當英國（以 1903 年在倫敦成立的「婦女社會與政治聯盟」為首）的戰鬥派婦女投票權論者(the Suffragettes)， 以燒燬郵件、砸窗、縱火、恐嚇官員等暴力方式，威脅政府給予婦女投票權之舉，希波利特・哈否即將這些戰鬥派女性的行為，與無政府主義精神連結。他指出，這些婦女投票權論者之所以受到英國政府強力鎮壓，乃因「她們是大英帝國內，採取生命中最強力有效的武器：直接行動」的第一個政黨。而直接行動，正是無政府主義者訴諸的首要行動之道。Hippolyte Havel, "The Suffragettes," *Mother Earth* 4:12 (February 1910), pp. 378-383.另見 H. Kelly, "Apropos of Woman Suffrage," *Mother Earth* 1:10 (December 1906), pp. 37-41. 不過，《大地之母》雖然讚揚婦女投票權論者此種形同「行動宣傳」之舉，其不認同投票權的基本立場，始終未變。見 Elisee Reclus, "Why Anarchists Don't Vote," *Mother Earth* 8:5 (July 1913), pp. 154-155.

123 Emma Goldman, "Victims of Morality," *Mother Earth* 8:1 (March 1913), pp. 19-24.

(puritanism)這個辭彙，形容名爲維繫基督教的潔淨道德、實則壓制自然真摯之情欲言行的假道學與愚民思想。[124] 清教徒主義企圖使女人自幼對性事無知，並以嚴苛的雙重性道德（即允許男人、卻禁制女人發展與遂其性欲）規範其言行。高德曼把女性的兩大極端表現 ── 禁絕情欲的獨身，與無知被迫的賣身 ── 歸咎於清教徒精神的肆虐。[125] 她在〈白奴交易〉(The White Slave Traffic)文中，援用此一批判，析論被社會改革人士與政府目爲嚴重威脅社會道德秩序的妓女問題。高德曼對妓女問題的來龍去脈與解決之道的見解，不同於將妓女貶爲社會毒瘤的多數改革者，也有別於同情妓女但欲將之潔淨化的某些女權運動者。她強調造成妓女泛濫的罪魁禍首，是在經濟生產上剝削女性的資本主義當權者，以及在知識資訊上剝奪女性瞭解自身情欲的衛道人士。[126] 女人不分社會階級，普遍無法接受正確與健全的性教育；下層女性更易因經濟壓迫與生活苦悶，一時墮入情欲陷阱，在金錢誘惑與社會不容她回頭的因素交織下，踏上賣身的不歸路。高德曼據此歸結，若欲根除妓女問題，惟有全然重新評估所有既有價值、以及廢除工業奴隸制，始可達成。[127] 此一結論，完全符合她反國家政府的苛法強權、反教會的思想高壓箝制與反資本主義剝削勞工的無政府哲學。

雖然《大地之母》其他作者的性別論述觀點，不盡然全與高德曼同調，卻都主張情欲自由，與女性的生育自主。他們欲打破（非僅改革）現狀的觀點、廢除既有制度的立場、以及回復自然尊重本性的主張，基

124 關於高德曼對「清教徒主義」在美國的興盛，及批判其對美國社會（尤其女性）造成的諸多壓迫與傷害，見 Emma Goldman, “The Hypocrisy of Puritanism,” in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pp. 167-176.

125 Emma Goldman, “Victims of Morality,” *Mother Earth* 8:1 (March 1913), pp. 19-24.

126 Emma Goldman, “The White Slave Traffic,” *Mother Earth* 4:11 (January 1910), pp. 344-351.

127 高德曼經常使用尼采式「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概念。她自 19 世紀末第一次留歐時，接觸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哲學思想，就深受吸引。此處限於篇幅，對此不予多言。她曾在不少文章中，引述尼采。例見 Emma Goldman, “Jealousy: Causes and a Possible Cure,” “The Failure of Christianity,” in *Red Emma Speaks*, pp. 168-175, 186-194. 關於她對尼采思想的欣賞，見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 p. 172.

本呼應高德曼的「內在革命」理念。其中數位作家，不約而同地集中火力，批判現存婚姻體制的種種弊端。勞倫斯・羅徹斯特(Lawrence Rochester)的〈婚姻的正當認可〉(The Rightful Sanctions of Marriage)，強調惟有愛、信任與信心，而非國家與教會，始能成爲男女性結合的最佳保證。[128] 以寫偵探小說聞名的文人約翰・柯葉爾(John R. Coryell, 1848-1924)，也針對婚制、自由結合與家庭等課題，在《大地之母》發表了數篇文章。他在〈婚姻與家庭〉(Marriage and the Home)文中，指斥教會與國家所認可的婚制，是「暴露出男性 — 混雜著奴役他人、野蠻的自我中心、以及神職者的權勢 — 最低下劣根性的詭計。」[129] 他批判爲人父母者，不僅未善盡教導兒女正確性知識之責，甚至還灌輸後代錯誤的觀念與迷信思想。他尤其細數與痛批教會主導的性道德價值體系，如何深刻地戕害人性、遠離自然、剝奪女性掌控自己身體與生育的決定權。[130] 在〈婚姻或自由結合；哪一個？〉(Marriage and Free Union; Which?)文中，柯葉爾更激進地說明，婚姻制度雖極不可取，自由結合也不盡完善。不過，他並未提出何種兩性結合的方式較圓滿，只強調「我想做自己，且同樣熱切地想要我愛的女人做她自己。一個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眞正做自己。」[131]

這種將自由置於愛情之前、不願爲愛情犧牲自由的無政府主義思維，同樣可見於佛泰蕊・德・克萊兒(Voltairine de Cleyre, 1866-1912)的論文〈那些結婚之人過得不好〉(They Who Marry Do Ill)。[132] 她將「婚

128 Lawrence Rochester, “The Rightful Sanctions of Marriage,” *Mother Earth* 2:12 (February 1908), pp. 554-555.

129 John R. Coryell, “Marriage and the Home,” *Mother Earth* 1:2 (April 1906), pp. 23-30.

130 John R. Coryell, “The Family Versus the Home,” *Mother Earth* 3:2, (April 1908), pp. 85-96.

131 柯葉爾提醒讀者別以為沒有婚姻制度的結合，就一定能確保雙方的自由；因為許多既有價值觀形成的無形思想枷鎖，還是可能套緊人們，甘心或不自覺地做守舊觀念的奴隸。John Russell Coryell, “Marriage or Free Union; Which?” *Mother Earth* 2:12 (February 1908), pp. 566-578.

132 此原為她於 1907 年 4 月 28 日在費城的「激進自由聯盟」(Radical Liberal League)中，針對另一演說者亨莉雅塔・威絲特布魯克(Henrietta P. Westbrook)的講題「那些結婚之人過得很好」(They Who Marry Do Well)所發表的演說稿。Voltairine de Cleyre, “They Who Marry Do Ill,” *Mother Earth* 2:11 (January 1908), pp. 500-511.

姻」廣泛界定爲「男女雙方經營性與經濟互相依存關係的同居家庭生活」；其包括國家或教會認證的婚姻、未締結法律婚制但公開接受祝福的事實婚姻，以及私下授受終身的自由結合。克萊兒旨在闡明，不論哪一種形式的婚姻，其「長此以往互相依賴」的內涵本質，皆不利個人的性格成長。她深信「婚姻使愛情陳腐，轉尊重爲輕視，侵犯所有個人隱私，且限制雙方的成長」；她也批評社會道德縱容男人性欲，壓抑女人情欲的自然發展。[133]

綜上所述，可知高德曼與《大地之母》的性別論述主軸，爲婚戀情欲自主與（以內在革命爲重的）婦女解放。節制生育，堪謂集此二者之大成的重要主張。節制生育的概念與各種避孕的措施，自古即有；但用什麼字眼稱呼，爲何及如何限制生育，則隨時而移，且因人因地而易。[134] 高德曼依自身的女性經驗與觀察，指出社會對兩性的性箝制或壓迫，無論形式或內涵皆有別。她的強烈女性自主意識，驅使她在無政府主義主張兩性情欲自由的前提下，進而強調婦女解放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她深信，女人對自己身體和性事的無知，與眾人受道德及法律箝制的偏見，是導致女性被剝削與壓迫的根源。打破這些無知與偏見，成爲她解放女性與追求性別平等的重要職志。高德曼早自 1900 年旅歐之時，即參加巴黎的新馬爾薩斯大會(Neo-Malthusian Conference)，學習了節育觀念及技術。回國後，她「開始在〔我的〕巡迴演說系列中，加進節制生育的主題。」[135] 如她日後自述，早先她對傳播節制生育的態度，較爲謹慎，因

133 克萊兒細述在婚姻中，要不是夫妻雙方因相愛或受責任感所驅，彼此不斷妥協磨合，就是在初期甜蜜階段結束後，在身心與思想各方面，愈來愈無法合拍或同步成長。她在主張女性情欲自由與自主的同時，不忘強調，婚姻絕非理想實現此一自由與自主之處所。Voltairine de Cleyre, “They Who Marry Do Ill,” *Mother Earth* 2:11 (January 1908), pp. 500-511.

134 此處限於篇幅，不擬講述節制生育與避孕等種種思想及方法的發展史。關於這些觀念與措施在美國社會的發展，參見 Linda Gordon, *The Moral Property of Women: a History of Birth Control Politics in America*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2); Janet Farrell Brodie, *Contraception and Abor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5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0, c1931),

爲「關於限制生育後代的問題，在我而言，只代表社會鬥爭的其中一部份」。[136]《大地之母》創刊後，高德曼明瞭康斯塔克法案對郵寄出版品的內容管制森嚴，因此對節制生育此類被法律界定爲「淫穢」的課題，採取雙管齊下且輕重有別的宣傳策略。也就是，《大地之母》的文本與她的巡迴演說同步觸及節制生育，但前者謹慎而避重就輕，論及婚姻等問題時，「偷渡」節制生育的概念。例如前述約翰・柯葉爾的幾篇文章，曾強調女性應有決定要不要生、要生幾個小孩的天賦權利；他將之稱爲「自由母性」(free motherhood)。[137] 這種概念，近似 19 世紀中葉以後，許多女性主義者提倡的「自主母性(voluntary motherhood)。[138] 但柯葉爾所宣揚的「自由母性」，並非像多數「自主母性」主張者，採禁欲方式來決定生育。[139] 無政府主義者普遍視性欲，如食欲一般，爲人性自然的表現，不應爲節制生育，而禁制性欲。佛泰蕊・德・克萊兒在〈那些結婚之人過得不好〉文中，也說明性欲爲人性正常本能；她指責教會的性道德觀，企圖讓女性以爲或維持自己性冷感。[140] 她並強調生育過多後代，或只將人生全部重心放在生養後代，對個人冀求健全地發展個體特性與貢獻社會的生命目標，有害無益。言下之意，節制生育、或「有限的父母身份」(limited parentage)，是現代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必要條件。[141] 綜上可知，包括高德曼在內的《大地之母》作者群，對節制生育的基本態度，爲性欲自由與

Vol. II, p. 552.

136 她表明當時的自己，由於宣揚無政府革命等諸多思想，已飽受警方高度監控，故在權衡種種運動的輕重之餘，希望盡量避免因節制生育這個課題，再增添自己違法入獄、未能繼續奮鬥革命的機會。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p. 552-553.

137 John R. Coryell, “Marriage and the Home”; John Russell Coryell, “Marriage or Free Union; Which?”

138 Linda Gordon, *The Moral Property of Women: a History of Birth Control Politics in America*, p. 4.

139 Linda Gordon, *The Moral Property of Women: a History of Birth Control Politics in America*, pp. 59-69.

140 Voltairine de Cleyre, “They Who Marry Do Ill,” *Mother Earth* 2:11 (January 1908), pp. 500-511.

141 Voltairine de Cleyre, “They Who Marry Do Ill,” *Mother Earth* 2:11 (January 1908), pp. 500-511.

生育自主齊頭並進；女人應有享受情欲、以及決定是否與何時生育的自由。爲求達到此雙重目標，便須採取避孕（或節育）措施。[142]

應予強調的是，除了上述文本見解之外，還須掌握出版社發行或代購的印刷品與高德曼的巡迴演說，才得較全面地理解《大地之母》關於婦女解放與性別課題的論見。在大地之母出版社發行的刊物中，最早有關性別課題的出版品，爲高德曼的《婦女解放的悲劇》單行本(1907)，每冊售價 5 美分。[143] 同年由該出版社發行的，還有約翰・柯葉爾的《性結合與家長身份與何謂誘惑》(*Sex Union and Parenthood and What Is Seduction*)。[144] 1910 年 10 月號的《大地之母》頁首，大幅刊登高德曼第一部專書《無政府主義與其他論文》即將出版的廣告預告。其內容包括摘要介紹、文章目次、書中收錄的高德曼小傳簡述，以及鼓勵讀者預購的說明。書中集錄〈婦女解放的悲劇〉、〈婚姻與戀愛〉(Marriage and Love)、〈婦女投票權〉(Woman Suffrage)、以及〈販賣婦女〉(The Traffic in Women)四篇關於性別課題的論文（其前身皆爲講稿）。該書於隔年 1 月正式出版，同期《大地之母》的「觀察與評論」，有介紹與宣傳。[145]

1911 年 5 月，高德曼的《婚姻與戀愛》以單行本首度發行，每冊售價 10 美分。[146] 由該冊至 1916 年初已出第三版，可知頗受讀者歡迎。[147]《婚姻與戀愛》一文，呼應約翰・柯葉爾及佛泰蕊・德・克萊兒等作者

142 此外，《大地之母》在 1912 年 12 月，刊出克魯泡特金的〈不適者之絕育化〉(The Sterilization of the Unfit)一文，反映出該刊反對絕育的態度。此文原為克氏在 1911 年 8 月，於倫敦召開的優生學大會(Eugenics Congress)的演說。他強調，對精英階級視為「不適生育」之人－諸如罪犯、窮人、否些遺傳疾病患者等－採取「絕育」措施，不僅不人道，且未能解決環境等後天因素造成的犯罪、或社會退化問題。Peter Kropotkin, “The Sterilization of the Unfit,” *Mother Earth* 7:10 (December 1912), pp. 354-357.

143 “Advertisement: 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 *Mother Earth* 2:2 (April 1907).

144 Candace Falk et al., *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Two: Making Speech Free, 1902-1909, p. 573.

145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5:11 (January 1911), p. 342.

146 “Mother Earth Series,” *Mother Earth* 6:3 (May 1911).

147 “Advertisement: Marriage and Love,” *Mother Earth* 10:12 (February 1916).

的觀點，批評既有的婚姻與家庭制度。1913 年 5 月，高德曼兩篇文章的合成本《道德的受害者與基督教的失敗》(*Victims of Morality and The Failure of Christianity*)出版，每冊售價 10 美分。[148] 1915 年 11 月，《大地之母》特別宣傳瑞士精神病學家奧格斯特・佛瑞爾(August Forel, 1848-1931)的《性問題》(*The Sexual Question*)一書。該則廣告說明，雖然《大地之母》不同意該書對性問題在道德與社會學層面較保守的結論，但很樂意推薦這本在英語世界中，具有重要價值與貢獻的專業性學著作。[149] 1916 年 6 月，《大地之母》的文末廣告，刊出其代售的「無政府主義及性文獻」出版品。此文獻概括了該刊對無政府主義及女性與性問題作品的重點掌握；其中幾本關於性問題的著作，都集中討論節制生育的課題。

高德曼在《大地之母》出刊期間，每年都展開全美各地的巡迴演說，觸及的主題層面豐富而發人省思。她對性欲、女性與兩性課題的主要關懷與觀點，常由其講題直接反映：「無政府主義下的女性」(Woman under Anarchism)、「母性，布魯耶的劇作（爲何窮人不應生育）」(Maternity, A Drama by Brieux: Why the poor should not have children.)、「性，創造行爲的元素」(Sex, the Element for Creative Work)、「瑪麗・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現代女性的先驅者」(Mary Wollstonecraft, the Pioneer of Modern Womanhood)、「母親們的罷工」(The Strike of Mothers)、「罪犯絕育」(Sex Sterilization of Criminals)、「婦女對男人的殘忍」(Woman's Inhumanity to Man)、「自由戀愛的錯誤概念」(The Misconceptions of Free Love)、「婦女與戰爭」(Woman and War)、「節制生育」(Birth Control)、「女性主義，關於女權運動之愚行的討論」(Feminism, a Discussion of the Follies of the Woman's Rights Movement)、「禁制與禁欲的不道德」(The Immorality of Prohibition and Continence)、「孩童不被生下的權利」(The Right of the Child Not to Be Born)、「性，創造藝術的偉大元素」(Sex, the Great El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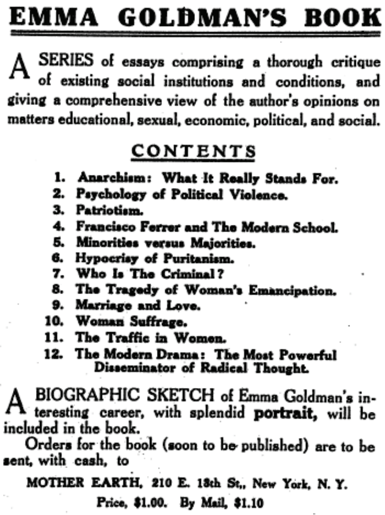
---

148 "Advertisement: Victims of Morality and The Failure of Christianity," *Mother Earth* 8:3 (May 1913).

149 "Advertisement: The Sexual Question by August Forel," *Mother Earth* 10:9 (November 1915).

of Creative Art)、「孩童在教育與性方面的發育不全」(The Educational and Sexual Dwarfing of the Child)、「家庭 ── 其對家長與孩童的奴役作用」(The Family—Its Enslaving Effect upon Parents and Children)與「獨身與性表達」(Celibacy or Sex Expression)。[150]

圖二：（左）《大地之母》卷 5 期 8（1910 年 10 月）對《無政府主義與其他論文》的廣告預告；與（右）卷 11 期 4（1916 年 6 月）「無政府主義及性課題文學」出版品廣告



EMMA GOLDMAN'S BOOK

A SERIES of essays comprising a thorough critique of existing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conditions, and giving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author's opinions on matters educational, sexu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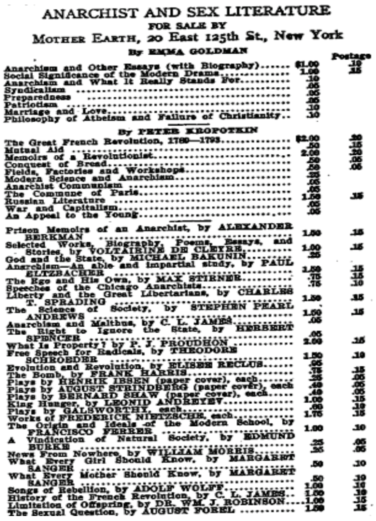
1. Anarchism: What It Really Stands For.
2.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Violence.
3. Patriotism.
4. Francisco Ferrer and The Modern School.
5. Minorities versus Majorities.
6. Hypocrisy of Puritanism.
7. Who Is The Criminal?
8. 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
9. Marriage and Love.
10. Woman Suffrage.
11. The Traffic in Women.
12. The Modern Drama: The Most Powerful Disseminator of Radical Thought.

A BIOGRAPHIC SKETCH of Emma Goldman's interesting career, with splendid **portrait,**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book.

Orders for the book (soon to be published) are to be sent, with cash, to

MOTHER EARTH, 210 E. 13th St., New York, N. Y.

Price, $1.00. By Mail, $1.10



ANARCHIST AND SEX LITERATURE

FOR SALE BY

MOTHER EARTH, 20 East 125th St., New York

By EMMA GOLDMAN

		Postage
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with Biography)	$1.00	.10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Drama	1.00	.15
Anarchism and What It Really Stands For	.10	
Syndicalism	.05	
Preparedness	.05	
Patriotism	.05	
Marriage and Love	.10	
Philosophy of Atheism and Failure of Christianity	.10	

By PETER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1789—1793	$2.00	.20
Mutual Aid	.50	.15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2.00	.20
Conquest of Bread	.50	.05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50	.05
Modern Science and Anarchism	.25	
Anarchist Communism	.05	
The Commune of Paris	.05	
Russian Literature	1.50	.15
War and Capitalism	.05	
An Appeal to the Young	.05	

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 by ALEXANDER BERKMAN	1.50	.15
Selected Works, Biography, Poems, Essays, and Stories, by VOLTAIRINE DE CLEYRE	1.00	.15
God and the State, by MICHAEL BAKUNIN	.25	
Anarchism—An able and impartial study, by PAUL ELTZBACHER	1.50	.15
The Ego and His Own, by MAX STIRNER	.75	.15
Speeches of the Chicago Anarchists	.75	.10
Liberty and the Great Libertarians, by CHARLES T. SPRADING	1.50	.15
The Science of Society, by STEPHEN PEARL ANDREWS	1.50	.15
Anarchism and Malthus, by C. L. JAMES	.05	
The Right to Ignore the State, by HERBERT SPENCER	.05	
What Is Property? by P. J. PROUDHON	2.00	.15
Free Speech for Radicals, by THEODORE SCHROEDER	1.50	.10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by ELISEE RECLUS	.05	
The Bomb, by FRANK HARRIS	.75	.15
Plays by HENRIK IBSEN (paper cover), each	.25	.05
Plays by AUGUST STRINDBERG (paper cover), each	.40	.05
Plays by BERNARD SHAW (paper cover), each	.40	.05
King Hunger, by LEONID ANDREYEV	1.00	.15
Plays by GALSWORTHY, each	.60	.10
Works of FREDERICK NIETZSCHE, each	1.75	.15
The Origin and Ideals of the Modern School, by FRANCISCO FERRER	1.00	.10
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 by EDMUND BURKE	.25	.05
News From Nowhere, by WILLIAM MORRIS	.25	.05
What Every Girl Should Know, by MARGARET SANGER	.50	.10
What Every Mother Should Know, by MARGARET SANGER	.50	.10
Songs of Rebellion, by ADOLF WOLFF	1.00	.10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y C. L. JAMES	1.00	.10
Limitation of Offspring, by DR. WM. J. ROBINSON	1.00	.15
The Sexual Question, by AUGUST FOREL	1.50	.15

150 Emma Goldman, "Anent My Lecture Tour," *Mother Earth* 2:10 (December 1907), pp. 473-474; Emma Goldman, "Our Propaganda," *Mother Earth* 2:12 (February 1908), pp. 579-581; "Lectures by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6:8 (October 1911), p. 225; "Lectures by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6:9 (November 1911); "Emma Goldman's Lectures," *Mother Earth* 7:8 (October 1912); "Emma Goldman's Lectures," *Mother Earth* 7:9 (November 1912), p. 309; "Advertisement: Emma Goldman Will Deliver a Series of Sunday Night Lectures," *Mother Earth* 8:8 (October 1913); "Advertisement: Emma Goldman Will Deliver a Series of Sunday Night Lectures," *Mother Earth* 9:11 (January 1915); "To Our Readers," *Mother Earth* 10:10 (December 1915), p. 317; "Emma Goldman's Lectures in Los Angeles," *Mother Earth* 11:4 (June 1916); "Emma Goldman Will Begin a Course of Lectures," *Mother Earth* 11:11 (January 1917).

在高德曼領銜與核心成員的合作下，《大地之母》以刊物的內容爲基礎，透過高德曼在各地的演說推廣開來，其出版社再選取重要文本，印製發行成宣傳小冊。另外，該刊成員也不斷蒐羅與其理念相近的美國或他國出版新著，爲其廣告代售，以做爲《大地之母》言論思想的延伸與擴展。這些出版品連同月刊，隨著高德曼等人的巡迴演說，不斷被販售贈送到全美各地。整體觀之，《大地之母》不只討論比《火把》與《自由社會》等前輩報刊更多層面的性別問題，且觸及無政府群體之外的聽眾與讀者群，還將其言論與思想傳播至國際社會。高德曼的〈婦女解放的悲劇〉一文自出版後到 1930 年代，至少被譯爲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與中文，在各國轉印刊載，即爲著例。[151] 綜觀《大地之母》的性別言論，確有濃厚的高德曼風格。她致力於暴露清教徒道德價值觀對女性身心的扭曲與殘害，主張以「內在革命」來解決此一性別文化暴政。不過，她與《大地之母》對性別問題的關注，不僅止於紙上談兵。《大地之母》於 1915 年起展開的節制生育戰役，鮮明地呈現該刊具有言行合一特色的性別行動主義。[152]

（二）《大地之母》的性別行動主義：以節制生育為例

美國的節制生育，約自 20 世紀初葉起，從屬於禁忌的論述課題，演變爲受社會各界矚目的運動潮流；瑪格莉特・山額(Margaret Sanger, 1879-1966)這位後起之秀，扮演了重要的推動角色。[153] 山額因母親深受十餘次生產之苦而早逝的刺激，以及自身學習護理、擔任護士照護貧弱女性的經驗，激發她宣傳節制生育的決心。她與其夫威廉・山額(William Sanger, 1873-1961)，在 1910 年舉家搬至紐約下東區的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接觸包括高德曼與柏克曼等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自由派與前衛藝術家等。山額在格林威治村人文薈萃與思想激進的氛圍中，

151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reel 47, 48, 49, 52.

152 Candace Falk, *Love, Anarchy, and Emma Goldman*, pp. 221-255.

153 Ellen Chesler, *Woman of Valor: Margaret Sanger and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開始參與工人抗爭與社會運動，並於 1914 年起，集中心力於宣傳節育知識的運動。[154] 她在該年 3 月出版自己的刊物《女性反叛者》(*The Woman Rebel*)，明確標舉該刊主要宗旨之一，在「提倡節制生育與傳播相關知識」。[155] 同年 6 月，山額在紐約成立「美國節制生育聯盟」(Birth Control League of America)，正式向禁止傳播與郵寄節育出版品的聯邦與各州政府法律宣戰。該聯盟並對女權運動者與各婦女團體喊話，宣稱除非女人能完全掌握自己的身體與生育，否則其他女權訴求，都無益於眞正的男女平等。[156] 1914 年 8 月與 1915 年 1 月，山額及其丈夫先後因違法傳播節育知識與散播節育傳單，遭紐約市檢方起訴。這兩則起訴案，如星火燎原般，迅速點燃眾多激進團體與自由派人士對苛法蓄積已久的怒火，在全國各地產生熱烈的迴響。[157]

高德曼做爲山額的前輩，早在 1890 年代，便投入婦女解放與性問題的宣傳；雖然《大地之母》的論述未細述節制生育的內容，但高德曼在全美各地的演說中，經常直接坦率地談論節制生育。此可由上節所列舉高德曼在各地的演說講題，略窺一二。高德曼曾在自傳中，細述她在紐約一場以節制生育爲主題的受邀演說中，介紹其在西方社會的歷史發展，並公開講授與討論避孕方法。她表示當時在座六百餘名聽眾，有許多醫生、律師、藝術家、自由派等男女專業人士。演說結束後，好幾位醫生稱許她，將這個「如此艱深又棘手」的課題，以「熟練且自然的方式」處理得宜。[158] 當山額在 1916 年夏天到美西展開節制生育的巡迴演說時，也發現許多相關議題已被「反覆討論」，「高德曼年復一年地〔來此〕激發人們鼓勵他們表達自我」。[159] 此一敘述，多少反映高德曼自 19

154 Margaret Sang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garet Sanger*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4, c1971), pp. 68-85.

155 “The Aim,” *The Woman Rebel* 1:1 (March 1914), p. 1.

156 “The Birth Control League,” *The Woman Rebel* 1:6 (August 1914), p. 47.

157 Jean H. Baker, *Margaret Sanger: A Life of Passion*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11), pp. 75-126.

158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p. 553-554.

159 Margaret Sang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garet Sanger*, pp. 203-204.

世紀末以來，在全美各地宣揚與闡述性課題所造成的思想影響。

山額傾全力推廣節制生育運動，將其定位爲女性爭取身體與生育掌控權，甚至因此遭檢方控訴，讓節制生育成爲比過去更受關注的全國性議題。高德曼察覺到運動氛圍的變化，研判她開始加強對節制生育的「行動宣傳」時機已至：

> 郵政當局對瑪格莉特・山額的《女性反叛者》所找的麻煩，以及威廉・山額因把其妻的節制生育小冊交給一位康斯塔克密探而被捕，使我意識到，我在應停止相關課題的演說、或實踐此課題應有的正義二者之間抉擇的時刻已到。我覺得我必須與他們在節制生育的課題上，共同承擔後果。[160]

高德曼的抉擇，啓動了與她及同志友人的性別行動主義；此首見於《大地之母》對山額夫妻訴訟案的關注與聲援，次爲該刊對高德曼與瑞特曼先後因宣傳節制生育被捕起訴的相關宣傳與援救行動。《大地之母》持續向讀者報導山額案的進展，刊登支持山額夫妻對抗當權的專文、瑪格莉特・山額致讀者的公開信、並成立「瑪格莉特・山額基金」(Margaret Sanger Fund)爲其募款。[161] 由該基金的募款成果報告，可知其中相當一部份，是高德曼在紐約及費城等地的演說場合募集而來。[162] 高德曼很支持瑪格莉特・山額的激進言行，曾致信給山額，稱許她做爲美國第一位出版節制生育刊物的女性，其舉動「非常勇敢」，並表示願助其一臂之力。高德曼還要求山額寄送幾百份《女性反叛者》給她，讓她在巡迴演說途中，協助販售與加強宣傳。[163]

---

160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 553.

161 Leonard D. Abbott, "The Status of the Sanger Case," *Mother Earth* 10:1 (March 1915), pp. 451-452; "A Letter from Margaret Sanger," *Mother Earth* 10:1 (April 1915), pp. 75-78; "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10:4 (June 1915), pp. 131-132; Leonard D. Abbott, "The Conviction of William Sanger," *Mother Earth* 10:8 (October 1915), pp. 268-271; "Margaret Sanger Fund," *Mother Earth* 11:1 (March 1916), p. 448.

162 "Margaret Sanger Fund," *Mother Earth* 11:1 (March 1916), p. 448.

163 Emma Goldman to Margaret Sanger, April 9 and 14, 1914,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reel 4.《大地之母》也為山額的《女性反叛者》打廣告，並代售該刊。"Observations and Comments," *Mother Earth* 9:6 (August 1914), p. 184.

1914 年 10 月，受訴訟案纏身的山額為躲避當局將她定罪，經加拿大潛逃至歐洲，1915 年 10 月才回到紐約。[164] 在此期間，高德曼與班・瑞特曼繼續在各地演說中，宣揚節制生育的重要性。1915 年 8 月，兩人因散佈山額所寫的節育小冊《家庭限制》(*Family Limitation*)，被警方逮捕，並遭法官各處一百美元罰鍰。[165] 1916 年初，山額在《大地之母》一封致讀者公開信中，說明她僅因《女性反叛者》文內如「預防受孕」(prevention of conception)這般字眼，就被視為散播猥褻文字，而觸法被起訴。她聲言將於開庭時，抗辯自己無罪，以努力讓世人瞭解，節制生育與避孕的相關文字，並非康斯塔克法案所認定的色情作品。[166] 時已重回主編之位的高德曼，隨即在該信末附註，盛讚山額如鬥士般與「康斯塔克專制」(Comstockery)奮戰到底。[167] 她還告知讀者，山額甫遭逢喪女之痛，身心俱疲，呼籲眾人致信山額表達安慰與支持。由該附註可知，高德曼在各地的節制生育演說集會中，持續為山額募集款項。[168] 高德曼與《大地之母》在支援山額夫妻訴訟案之餘，也著手介紹與宣傳某些節育著作。例如，高德曼在 1915 年 7 月的《大地之母》，寫了篇評介美國醫師兼性學家威廉・羅賓森(William J. Robinson, 1867-1936)的《生育後代之限制》(*Limitation of Offspring*)的書評。這篇書評妙在高德曼「醉翁之意不在酒」，除在第一段

164 Esther Katz, Cathy Moran Hajo, and Peter Engelman, eds., *The Margaret Sanger Papers Electronic Edition: Margaret Sanger and The Woman Rebel, 1914-1916* (Columbia, S.C.: Model Editions Partnership, 1999). On the Web at http://mep.blackmesatech.com/mep/ [accessed Oct. 18, 2012]

165 Candace Falk, ed., *Emma Goldman: A Guide to Her Life and Documentary Sources* (Alexandria, VA.: Chadwyck-Healey Inc., 1995), p. 72.

166 Margaret H. Sanger, “Not Guilty!” *Mother Earth* 10:11 (January 1916), pp. 363-365.

167 「康斯塔克專制」指的是安東尼・康斯塔克(Anthony Comstock, 1844-1915)，這位自 1870 年代到 1910 年代，以一己之見宰制美國社會的政客。他一手主導與通過的「康斯塔克法案」，深刻地影響美國社會對性道德及兩性關係的認知與態度。他對自由言論的壓迫統制，被激進份子批為「康斯塔克專制」。《大地之母》有不少文章觸及對「康斯塔克專制」的批判。例見 John R. Coryell, “Comstockery,” *Mother Earth* 1:1 (March 1906), pp. 30-40; Alexander Berkman, “Comstock and Mother Earth,” *Mother Earth* 4:12 (February 1910), pp. 369-370.

168 Margaret H. Sanger, “Not Guilty!” *Mother Earth* 10:11 (January 1916), p. 365.

稱許此書出版時機恰當且內容精彩之外，其後都在批評作者以節制生育專家第一人自居的傲慢，全然忽略前人的貢獻。文中所指的「前人」，主要是自 19 世紀後期以降，陸續投入宣傳情欲自由、生育自主與婦女解放的無政府主義者們。[169]

1916 年初，高德曼及《大地之母》集中於節制生育運動的行動宣傳，達到高潮。該年 2 月 18 日，紐約市法官撤銷瑪格莉特・山額之案，給予不起訴處分。[170] 但一週之後，高德曼因一場（已在全美各地發表多次的）節制生育演說，被紐約警方逮捕，隨後被起訴，並以 500 美元交保。此事立刻掀起《大地之母》推廣節制生育的捍衛言論自由戰役。高德曼在 3 月份的《大地之母》發表〈我的被捕及預先聽證會〉(My Arrest and Preliminary Hearing)，正式爲此一運動定調。她首先說明自己被捕與在預先聽證會的抗辯經過，並陳述節制生育在歐洲社會廣被接受、甚至被荷蘭與北歐國家採納爲政府措施，以此對照美國法律仍將節制生育視爲色情範疇的荒誕與落後。接著，她藉由自己即將面臨的法庭審判案，呼籲讀者與支持者起而行動：

> 現在該做什麼？首先，展開全國性的宣傳運動(a country-wide publicity campaign)。沒有其他力量勝過宣傳。為此，我們需款甚殷。立刻貢獻你的財力支持；不論多寡，它都將幫助喚醒男男女女瞭解，坦率而自由地討論節制生育有多麼重要。寫信給紐約市地方檢察官愛德華・斯旺(Edward Swann)，且邀你的朋友也這麼做。即使是地檢處，也無法漠視人民的要求。在你的城市安排集會。把節制生育的課題與我的案子，在你的城鎮所有的自由集會裡廣播。寫信給你當地的報刊，要求他們報導關於節制生育的運動。[171]

169 Emma Goldman, "Limitation of Offspring: Review of Dr. Wm. J. Robinson's Book," *Mother Earth* 10:5 (July 1915), pp. 191-192.

170 Jean H. Baker, *Margaret Sanger: A Life of Passion*, pp. 110-111.

171 Emma Goldman, "My Arrest and Preliminary Hearing," *Mother Earth* 11:1 (March 1916), pp. 426-430.

高德曼在文末說明，她企圖從事的節制生育戰役，意在爭取人們──尤其女性──「是否要將新生命帶到一個立基於墮落、羞辱甚至毀滅生命的制度中的決定權」。她也將她的節制生育戰役，定位爲爭取言論與出版自由，由此吸引不少對節制生育本身缺乏興趣，卻不滿政府箝制言論的自由派人士。在審判開庭前，一場聲援高德曼並推廣節制生育運動的募款集會，於 3 月 1 日，在紐約卡內基廳盛大舉行。參與這場批判苛法害人、主張健全宣導節制生育、維護自由言論的大會，包括眾多激進團體、自由派與醫生等專業人士，以及來自各階層的民眾。高德曼亦出席該會，並疾呼不論以教會或國家之名所行的思想箝制，都無法遏止節制生育潮流的前進。[172] 然而，當時許多激進份子，仍抱持著高德曼較早的思維，即將節制生育視爲不過只「代表社會鬥爭的其中一部份」，不應太過重視此運動。高德曼眼見某些同志友人與《大地之母》的讀者，仍未能理解節制生育運動的眞諦，而決心傾全力以自己的刊物，加以闡明與推廣之。

在高德曼審判案開庭前夕，《大地之母》推出「節制生育」專號；此可謂該刊行動主義展現在性別問題的精華。在首篇〈對吾友之急迫懇求〉(An Urgent Appeal to My Friends)文中，高德曼以主編身份，揭櫫此專號的必要性：

> 第一因為它仍是個禁忌課題，且推廣它的人們受到迫害。第二，它代表著關涉眾多人們生死的迫切問題。此為本期《大地之母》專號的主要原因。還有另一個原因，即我個人被捕與起訴之事。除了我們的期刊之外，我沒有其他與大眾詳盡溝通的文字媒介管道。[173]

《大地之母》對高德曼闡述理念與宣傳運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該文末，高德曼向讀者訴諸情感，表示個人生死事小，但她不能讓自己的無政府革命志業受到損害。若她被判刑入獄，將無法繼續支撐該刊財務的巡迴演說。爲此，她亟力要求讀者出錢出力，支援該刊：「《大地之

---

172 Harold Titus, “The Carnegie Hall Meeting,”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83-486.

173 E. G., “An Urgent Appeal to My Friends,”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50-451.

母》必須被確保運作。 (MOTHER EARTH MUST BE SECURED.) 」[174]

「節制生育」專號的問世，宣示高德曼力抗政府當局羅織罪名、恐嚇其噤聲的決心。[175] 當瑪格莉特‧山額的訴訟案未被撤銷之前，不少人勸她以認罪服刑的方式，來激發輿論的同情與大眾對節制生育的重視。[176] 那時的高德曼，屬於力阻山額採認罪策略的一群；她甚至認為，革命份子都應嘗嘗入獄經驗，才能深刻體會革命的必要性。高德曼在 2 月被捕與起訴之後，堅稱自己無罪，準備與政府法律對抗到底；並請求支持者金援該刊成立的「愛瑪‧高德曼救援基金」(Emma Goldman Defense Fund)。[177] 此一專號，旨在從歷史、社會、經濟、思想、個人等層面，呈現節制生育的完整面貌及其重要性，以凸顯美國法律壓制宣傳節制生育的荒謬與弊端。身為「自由言論聯盟」主席的李奧納多‧阿巴特，撰文說明自 1820 年代從英國開始的節制生育運動，如何經歷初期受當局壓迫，後漸被接受與實踐的過程。他筆鋒一轉，將矛頭指向美國法律，批判其不只污蔑節育的意義，更漠視其重要性，且違反自由言論的人權。[178] 接續此文的是，多位醫界人士日前在卡內基廳集會的演說內容摘錄；其基於醫學、人道或人權等立場，呼應阿巴特的言論。[179] 高德曼進而在〈節制生育的社會層面〉(The Social Aspects of Birth Control)一文，訴諸人口學與醫學等科學論據，陳述節制生育在社會進步及生活品質各方面的重要性。她也指出女性覺醒與兩性關係的演變，與節育運動發展的密切關係。文末，

174 E. G., "An Urgent Appeal to My Friends,"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50-451.

175 高德曼指出，除紐約、舊金山與西雅圖曾有相關抗議活動之外，主流媒體、甚至不少激進團體報刊，鮮少報導她此次被捕之事；此企圖對節制生育一事消音之舉，可謂正中當局下懷。E. G., "An Urgent Appeal to My Friends,"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50- 451.

176 Jean H. Baker, *Margaret Sanger: A Life of Passion*, pp. 105-106.

177 E. G., "An Urgent Appeal to My Friends,"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50-451.

178 Leonard D. Abbott, "The Historical Side of the Birth Control Movement,"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50-456.

179 此專號刊載的卡內基大廳集會演說內容的演說者，包括威廉‧羅賓森醫師、勾德瓦特醫師(Dr. A. L. Goldwater)與自由言論作家希奧多‧史沃德(Theodore Schroeder, 1864-1953)。See "The Most Atrocious Law—Extracts From Addresses Made at the Carnegie Hall Meeting,"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57-467.

高德曼強調即使被判有罪入獄，也絕不緘默或順服於當局的惡法。她向既有的法律體制宣戰，誓言在爲人母的自由與孩童的健康快樂權利得以被保障之前，絕不停止奮戰。[180] 之後兩篇女性讀者來函，包括一位 7 個孩子的母親、與一位卡內基廳集會的參與者，訴說自身的悲慘經歷及身世。其一方面訴說節制生育的資訊足以決定她們的生命與幸福，另一方面感謝高德曼與山額等人推廣節育的貢獻與犧牲。[181] 無政府主義與節制生育支持者睿貝卡・芮妮(Rebekah Raney)，則描述自己參加 3 月 10 日在舊金山舉行的聲援高德曼大會的經驗，要求讀者群起效尤，勇敢加入宣傳節育的行列。她認爲，惟有實際行動，才能眞正形成改變惡法的力量。[182] 專號末尾的廣告中，列出共 8 種節制生育的出版品，並以全部訂購較便宜的行銷手法，來吸引讀者。[183]

《大地之母》應爲當時美國第一份以「節制生育」爲專號主題，集中宣傳的刊物。該專號激勵與動員了近千名讀者與支持者，寫信給紐約市地檢處與法官，要求釋放高德曼。[184] 4 月 20 日審判案開庭，近五百名支持者到場，兩百名獲准進入庭內旁聽。高德曼未請律師，把法庭當另類講壇，激昂陳辭爲自己辯護，數度獲得聽眾熱烈鼓掌回應。[185] 法官最後判定她違法；她在易科罰金 100 美元與服 15 日牢刑二者間，選擇了後者。根據《大地之母》於 1916 年 5 月刊出高德曼審判案的法庭紀錄內容，法官在聽完高德曼結束申辯之後，總結道：「當然，高德曼小姐，妳必

180 Emma Goldman, "The Social Aspects of Birth Control,"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68-475.

181 A Mother of Seven Children, "Birth Control,"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75-478; G., "A Human Document,"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80-483.

182 Reb. Raney, "The Crowbar vs. Words,"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pp. 479-480.

183 "Advertisement: The Best Literature on Birth Control," *Mother Earth* 11:2 (April 1916).

184 The Manager, "Emma Goldman in Jail," *Mother Earth* 11:3 (May 1916), pp. 523-524. 其中包括來自舊金山聯合署名的 40 位婦女。See "A Protest of Forty San Francisco Women," *Mother Earth* 11:3 (May 1916), pp. 521-522.

185 Leonard D. Abbott, "Reflection on Emma Goldman's Trial," *Mother Earth* 11:3 (May 1916), pp. 504-507.

須瞭解我們不是立法機構，我們是司法單位，因此得依法判刑。」[186] 如此表述，似乎透露法官即使個人理解高德曼的作爲，仍須依法行事的立場。高德曼在自傳中，形容她覺得當時法官是「勉強」判她有罪。[187] 高德曼並在同年 11 月的《大地之母》，撰文敘述某法官對某位女性被告（其因丈夫生病失業、而被迫二度行竊以養育 6 個小孩）判以再度緩刑的處決。她藉由轉述該法官對被告表同情的判決語，說明像法官這樣的執法者，也逐漸理解節制生育對許多貧困家庭的必要性。她於文末表示：「爲了開導法官明瞭節制生育對人民的重要性而入獄〔指她在同年 4 月所服牢刑〕，確實很值得。」[188]

高德曼入獄服刑的選擇，讓她成爲節制生育運動陣營的烈士，激勵了眾人的士氣。[189] 不過，此案並非《大地之母》核心成員最後一次因節制生育被起訴。班·瑞特曼於 1916 年 4 月 27 日，被警方以散播節制生育傳單逮補，起訴後被判處 60 日獄刑。[190] 同年 10 月 20 日，高德曼再度因傳播節育資訊，被紐約地檢處起訴；隔年 1 月 8 日，法官判她無罪開釋。[191] 此一判決，自然不代表法界人士已相信節制生育的合法性；但上述某些例證，或許反映某些法官在情理層面，不盡然反對宣傳節制生育的動機。高德曼、山額與瑞特曼等人推廣的節制生育運動，應已多少收得改變思想的成效。

《大地之母》熱切與無畏地推廣節制生育，爲該刊在性別課題上的行動宣傳，做出最佳註腳。從該刊報導的相關言行，可知節制生育被高德曼及其同志友人賦予自由言論、情欲自主、婦女解放、優生保健、申張人權、正確性教育、解決人民貧困等層面的重大價值。套用高德曼的

186 "Emma Goldman before the Bar," *Mother Earth* 11:3 (May 1916), pp. 496-503.

187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 570.

188 Emma Goldman, "Again the Birth Control Agitation," *Mother Earth* 11:9 (November 1916), pp. 669-672.

189 "Welcome to Emma Goldman at Carnegie Hall, May 5th," *Mother Earth* 11:3 (May 1916), p. 525.

190 Ben L. Reitman, M.D., "'Pinched'," *Mother Earth* 11:3 (May 1916), pp. 507-508.

191 "Emma Goldman Acquitted," *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1917).

話，節制生育是攸關眾多人民生死的課題，必須致力讓人民擁有知與行的選擇權。值得注意的是，由《大地之母》啓動對抗當權的節制生育戰役之時間點觀之，高德曼顯然經過深思熟慮，並非貿然投入。早在 19 世紀末，她欽佩的無政府主義前輩摩瑟思・赫曼，就因宣揚情欲自由與節制生育等思想，被控違法而數度入獄。[192] 當時高德曼並非不重視這些問題，但她認爲時局尚不樂觀，所以只在自己的巡迴演說中，單打獨鬥地以言語傳播節育的知識。直到山額案出現、康斯塔克於 1915 年身亡後，她研判時機已較成熟，始動員《大地之母》成員與讀者，共同參與節制生育運動，以壯大其聲勢。

高德曼與《大地之母》推廣節制生育運動的發展與經過，反映出該刊行動宣傳機制的某些運作特色：其審時度勢地賦予某些理念以更廣泛的意涵與價值，使其得以吸引不同政治立場或意識型態之人，並待適切時機動員群眾，以身作則地將理念付諸行動。在山額、高德曼等人與《大地之母》自 1914 年到 1917 年初的努力下，節制生育被納入激進的社會運動潮流中，比以往更受眾人重視與討論。當歐戰結束、美國回復和平的 1920 年代到來時，節制生育運動已在瑪格莉特・山額等人的主導下，漸與激進社會運動脫鉤，成爲爭取中產階級認同的改革運動。[193] 然而，前述那些在 1910 年代與康斯塔克法案激烈對抗的直接行動，讓節制生育被納入自由言論與健全性教育的概念範疇，已爲此一議題，增加更廣泛的中產階級支持基礎。此一發展，亦說明《大地之母》的行動宣傳，雖未在運動當下立獲成效，卻以自由言論與個性解放的精神，將原先侷限於無政府團體中的某些課題（如社會革命）、或以往無政府主義不談的主題（如戲劇與文藝）推廣開來，爲日後的社會變革奠下某種思想基礎。

---

192 Hal D. Sears, *The Sex Radicals: Free Love in High Victorian America* (Lawrence: The Regents Press of Kansas, 1977), pp. 53-64.

193 Linda Gordon, *The Moral Property of Women: a History of Birth Control Politics in America*, pp. 171-210. 關於高德曼與瑪格莉特・山額在 1916 年後，由於某些因素與誤會而漸行漸遠，學者已有許多討論。例見 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pp. 165-172; John C. Charberg, *Emma Goldman: American Individualist*, pp. 128-130.

結　　語

在節制生育的行動宣傳戰役之後，高德曼與《大地之母》隨著美國對德宣戰，將主要重心投注於反戰、反黷武主義與反徵召令之上，也因此使該刊面臨被禁的命運。[194] 1917 年 6 月，高德曼與柏克曼被紐約警方依違反徵召令，移送法辦。該月底開庭審理，兩人為自己辯護；7 月 9 日，法官對之分別處以兩年牢獄與罰鍰一萬美元的重刑。[195]《大地之母》出刊到 8 月，被勒令停刊。同年 10 月，當時被保釋並等待上訴最高法庭的高德曼，在姪女史黛拉・巴蘭婷與秘書艾倫諾・費滋傑羅的協助下，出版《大地之母通訊》(*Mother Earth Bulletin*)。[196] 該通訊繼續《大地之母》批判政府的反戰言論，且熱烈回應與評論剛發生的俄國大革命。1918 年 2 月，該通訊社印行高德曼的《關於布爾什維克的眞相》(*The Truth about the Boylsheviki*)；此為她在 1 月被最高法庭確認有罪、即將服刑前的最後一部作品。[197] 當她於 2 月入獄後，《大地之母通訊》繼續發刊到 4 月，再度因政府迫害、無以為繼，被迫中止。高德曼與柏克曼於 1919 年出獄後，雙雙被美國政府強制遣返回母國蘇俄，結束他們在美國長達 30 年的

---

194 美國國會於 1917 年 4 月 6 日通過投票，正式對德國宣戰。在此之前，《大地之母》已明確表達批判歐戰與反戰的堅定立場。當美國加入戰事後，高德曼、柏克曼與該刊核心成員，都更積極地從事反戰的行動宣傳，尤其鼓吹年輕人以抗拒被徵召入伍、以及工人反抗資本家的形式，來表達其反戰的態度。見 John C. Charberg, *Emma Goldman: American Individualist*, pp. 123-146; Frederick William Dam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an Emerging World Power, 1890-1920*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pp. 228-240.

195 Alice Wexler, *Emma Goldman: An Intimate Life*, pp. 230-244.

196 此通訊也是每月出刊一次，與《大地之母》的尺寸大小相同，但每期只有 8 頁，字體縮小，並與《大地之母》一樣售價 10 分。Peter Glassgold, "Introduction: The Life and Death of Mother Earth," in Peter Glassgold, ed.,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p. xxviii-xxxvi.

197 "The Boylsheviki Have Come to Challenge the World: The Truth about the Boylsheviki by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Bulletin* 1:5 (February 1918), p. 8.

無政府革命志業。[198]

在《大地之母》的發刊期間，高德曼、柏克曼與瑞特曼等核心成員，多次因發表各種被視爲煽動性的言論、或被認定從事陰謀反叛政府之舉動，遭警方逮捕，短暫囚禁於監獄。法官經常將他們的保釋金訂得很高，但其同志友人總能從各方支持者募集到足夠的款項，一次次成功地爲之保釋或償付罰鍰。[199]《大地之母》之所以能在出版者與主編身受不定期牢獄之災的威脅下，持續出刊近 12 年，並非因其言論不夠激進所以未遭政府禁刊，而是該刊核心成員與支持者戮力相助，共渡難關。高德曼與柏克曼經過多次被捕與被起訴的經驗，亦愈來愈深諳在《大地之母》中的措辭與分寸拿捏，以在發表激進言論的同時，不至於觸犯法律。[200] 高德曼深切期望《大地之母》能擴大美國社會 — 尤其是知識階層 — 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接受度。某些知識份子在當時或日後的自述，證明了《大地之母》與高德曼確實將廣義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種子，散播到非無政府主義者心中。羅傑・鮑德溫(Roger N. Baldwin, 1884-1981)，美國知名的人權鬥士與和平主義者，自承從 1911 年在聖路易第一次參加高德曼的演說之後，便深受其啓發與影響，並成爲《大地之母》的讀者與支持者。他在晚年接受訪談時，表示自己從不全心信奉任何一種有框架的意

198 高德曼與柏克曼被強制遣返俄國，雖非他們自願，卻因此得以實地考察革命之勢如日中天的俄國社會，因緣際會地成為親身經歷俄國大革命發展的觀察與評論家之一。然而，出忽他倆意料之外地，他們原先對共產主義的某些期許，因目睹俄國內戰的大規模破壞與高壓統治，轉為沉痛的失望與批判。兩年後，高德曼與柏克曼設法離開俄國，從此輾轉於歐洲各國流浪，但仍繼續從事無政府主義運動。1936 年，人在法國的柏克曼，因久病纏身，自殺身亡。時已屆 67 歲的高德曼，於哀痛之餘，奮力投入西班牙內戰，支持當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抗法西斯統治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1940 年春，高德曼突然中風，數月後去世，遺體被允許送回她視為第二故鄉的美國，葬在芝加哥。See 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pp. 215-227; Alix Kates Shulman, *To the Barricades: the Anarchist Life of Emma Goldman* (New York: Crowell, 1971), pp. 188-235.

199 Candace Falk, ed., *Emma Goldman: A Guide to Her Life and Documentary Sources*, pp. 52-78. 法官對高德曼等人的保釋金，包括 500, 1000, 20,000、甚至（當高德曼與柏克曼在 1917 年夏被捕時）高達 25,000 美元。

200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Vol. II, pp. 537-538.

識型態，而「無政府主義是所有教義中最接近打破侷限的」。鮑德溫也強調，他視無政府主義為「一種吸引我的哲學，尤其在主張自由與自願組織(voluntary association)方面」。[201] 他與一些曾受《大地之母》宣揚的無政府主義影響之人，都自稱為「哲思的無政府主義者」(philosophical anarchist)，意指不在行動上實踐無政府主義的政治與社會革命，卻在思想上接受無政府主義主張的自由與解放。[202] 鮑德溫的憶述，有助吾人理解像高德曼與《大地之母》所宣傳的無政府主義，如何刺激與啓發有反抗權威之心的知識份子。[203]

高德曼的傳記史家理查・椎能(Richard Drinnon)在為《大地之母》日後被製成微捲版本所寫的前言中，指出該刊對美國激進主義有重要的影響力。它整合了一些孤立的激進主義者，提供與滿足他們追尋自由的理念及情感，成為他們在感覺身處困境時的某種思想動力與支持來源。椎能認為，《大地之母》啓發了自由派人士對某些民權、人權與女權問題，產生更激進的思考。[204] 凱蒂・佛格森也曾指出：「《大地之母》並不是簡單地報導無政府主義在各處發生何事；相對地，該刊的寫作、徵稿、編排、製作與流通這些行為，其本身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發展。」[205] 本文則進一步論證，《大地之母》為何與如何得以透過其行動宣傳，在思想層面與宣傳對象上，突破以往無政府主義報刊的意識框架與活動範圍，

---

201 "[Interview] Roger N. Baldwin," in Paul Avrich, *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 pp. 62-65.

202 在史家保羅・艾夫瑞曲訪問的活躍於 20 世紀初葉以降美國激進份子圈的知識份子中，如此自稱為「哲思的無政府主義者」之人，還包括曼紐爾・亢柔夫(Manuel Komroff, 1890-1974)與莫瑞茲・札根朵夫(Moritz Jagendorf, 1888-1981). Paul Avrich, *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 pp. 200-203, 219-222.

203 假如無政府主義 ── 相對於社會主義與工團主義 ── 就像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所言，是個「終極理想」(the ultimate ideal)，那麼在激進政治哲學的光譜中，許多人其實是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但不盡然表現出無政府主義反抗當權的行為。Bertrand Russell, *Roads to Freedom: Socialism,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reprinted version, 1921, c1918), p. 13.

204 Richard Drinnon, "Introduction," *Mother Earth, microfiche edition* (New York: Greenwood Reprint Corporation, 1968).

205 Kathy Ferguson, *Emma Goldman: Political Thinking in the Streets*, p. 100.

發揮更廣泛的思想影響。《大地之母》發行的 12 年間，可謂美國激進主義發展的黃金歲月；該刊關注的課題與行動宣傳，在某種程度上，展現當時的激進份子或團體，所觸及的論述範疇，與匯聚的運動能量。在知識份子與工人群眾普遍要求解決制度、司法、社會、經濟、教育、移民等問題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氛圍中，主張改革與從事革命二者，比過去存在更大的交流空間。[206] 一方面，某些立倡改革的自由派人士，因認同激進主義者的部份主張，而選擇性地與後者合作。另一方面，急進份子常順勢將原屬溫和的改革訴求，推往激烈的革命方向，以吸引更多群眾注意，擴大自身陣營的影響力。《大地之母》所宣揚的激進主張，多在「自由言論」的前提下進行，也因此獲得某些自由派知識份子的同情與支持。

《大地之母》與其他反戰的激進刊物，在 1917 年之後陸續受美國政府壓迫而停刊，相當程度地標示著美國激進運動的退潮。[207] 無論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或女性主義，在 1920 年代美國社會的發展，都不再如歐戰之前，那般激進、活躍、熱切與團結。[208] 高德曼被驅逐出她視爲第二故鄉的美國，既挫折了她的革命志業，也中傷了美國政府在自由世界中的聲望，更使無政府主義運動後繼乏力。[209] 高德曼此後在歐洲各國流亡之際，仍努力與各國無政府主義同志及後輩聯繫，以期推進運動的國際發展。她確實未再曾出版另一份自己的刊物，擁有像《大地之母》那般

206 Walter Nugent, *Progressiv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7 在美國於 1917 年 4 月宣布參加歐戰之後，許多繼續堅持反戰的激進刊物主編，紛紛被以違反徵召令等法律起訴，刊物被迫停辦。同樣在紐約出版的另一重要社會主義刊物《大眾》(*The Masses*)，也於該年底與《大地之母》面臨同樣的命運。See Rachel Schreiber, *Gender and Activism in a Little Magazine: the Modern Figures of the Masses* (Burlington: Ashgate Pub. Co., 2011), pp. 4-8.

208 Paul Avrich, *Anarchist Voices: An Oral History of Anarchism in America*, p. 453.

209 即使在 1916 年後與高德曼漸行漸遠的瑪格莉特・山額，在自傳中對高德曼也表示：「雖然我不喜歡她〔高德曼〕的理念與行事方法，但我欽佩她……當她與柏克曼被驅逐出境之後，我們的政府在自由世界的聲望大大受損。」Margaret Sanger, *The Autobiography of Margaret Sanger*, p. 72.

充滿生命力、凝聚鬥志的論述空間及活動舞臺。然而，該刊的停止與高德曼的離去，不代表其在美國的影響力已逝。1934 年 2 至 4 月，高德曼在美國政府有條件允許下，入境美國，展開巡迴演說；她引發的媒體報導與群眾參與，說明她激動人心的煽動力，並未完全隨年歲增長而削減。[210] 中國的無政府主義、甚至自由派人士的報刊，在 1910 到 1920 年代對《大地之母》與高德曼思想的譯介與宣傳，則爲該刊與高德曼跨國影響力之明證。[211] 1960 年代以降，當民權與女權運動沸沸揚揚地在美國展開之時，高德曼被許多激進份子、女性主義者與新左派人士尊崇爲體現自由與反抗強權的代表，再度應證她與《大地之母》所宣揚的思想之延續性影響。[212] 綜合上述，可知《大地之母》不只是一份表述與傳播思想的刊物；它是體現高德曼及核心成員言行的革命志業結晶，是他們的集體心血成果、聯繫世界友人的主要媒介，以及吐納四海訊息的行動收發站。該刊的運作，展現其不畏政府與警方壓制，共同打造自由言論空間與推動直接行動的雄心，以及向自由派人士與智識階層喊話以擴大支持面的用心。

進而，我希望藉由對《大地之母》運作機制的討論，提供期刊研究思索可能的新發展方向。本文已說明，若欲較完整掌握《大地之母》月刊的內涵與論述、評估其重要性及影響力，不能只鎖定該刊的內容 ── 無論從封面到封底多麼徹底地閱讀每種文類 ── 與該刊銷售量等數字。以

210 John Chalberg, *Emma Goldman: American Individualist*, pp. 168-171; Richard Drinnon, *Rebel in Paradise: A Biography of Emma Goldman*, pp. 277-284.當時的相關報導，例見“Emma Goldman Here Again,” *New York Sun* (February 2, 1934); “Even Redder” Emma,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 (Feb. 2, 1934), in *The Emma Goldman Papers: A Microfilm Edition*, reel 52.

211 雖然當時介紹《大地之母》與高德曼思想的中國報刊，主要為無政府主義者所辦，但像《新青年》、《婦女雜誌》與《新女性》之類的自由派刊物，也曾介紹與宣傳過高德曼的思想。見許慧琦，〈另類的革命論調 ── 從 Emma Goldman 在中國的譯介談北伐前後無政府主義者的性愛論述〉，收入《「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國際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即將出版）。

212 Oz Frankel, “Whatever Happened to ‘Red Emma’? Emma Goldman, from Alien Rebel to American Ic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3:3 (December 1996), pp. 903-942.

《大地之母》爲例，高德曼的演說（她多次強調這些演說目的在於爲《大地之母》宣傳並募集出版款項），成了該刊思想與論述最重要的延伸形態，以及（除了訂閱者的費用之外）主要的維持生存之道。繼而，高德曼等人在《大地之母》首次發表的專文，陸續被其出版社印製成單行宣傳小冊或專書發行。《大地之母》對這些出版品，連同其他由該出版社代售與廣告的著作，扮演重要的催生者角色。反過來，這些宣傳小冊或專書著作的出版與銷售，又支持與推廣《大地之母》的論述立場。在這樣多層次多面向的共生運作機制中，欲對《大地之母》有較全面的瞭解，顯然無法只侷限於刊物本身、或其社會文化脈絡，而須擴展或調整研究視野，重新爲這份期刊定位。因爲，不論從印刷出版、宣傳銷售、思想發展與跨國傳播等角度，像《大地之母》這樣的期刊，都處在一種發展與演進的過程，不盡然應以（已固定的）成品看待。在相當程度上，《大地之母》的個案研究，反映了期刊做爲某些思想發展的中介者、橋樑與觸媒的角色，及其多元的運作機制，應受到注意，並加以綜合討論。

Emma Goldman and the "Propaganda by the Deed" of *Mother Earth*: its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Gender Activism

Hui-chi H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features the activist propaganda of *Mother Earth*, a monthly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anarchist leader Emma Goldman (1869-1940) from 1906 to-1917. A product of collective teamwork by Goldman and her comrades and friends, *Mother Earth* showcased how "propaganda by the deed," a feasible activist creed for the anarchist movement that started from in Europe in the 1870s, could be applied in the early 20thtwentieth-century United .States. I argue that the comprehensive project of *Mother Earth* is characterized by what I call "3-in-1 symbiotic mechanism;" i.e., the journal itself functioned interdependently with the annual lecturing tours of Goldman and the publications by Mother Earth Publishing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highlight such characteristics, I focus on th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gender activism of *Mother Earth* to explore how it was operated in an inclusive manner. By demonstrating the activist propaganda of *Mother Earth*, I also propose a reconsideration of journal studies regarding the appraisal of how a journal functioned. Based on this study, I suggest that we might need to extend beyond the journal itself (and its context) to evaluate how it operated during its period of publication.

Key Words: Emma Goldman, *Mother Earth*, Propaganda by the Dee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Discourses on Gender